三峯集 二

文

共七

三峯集卷之三目錄

啓

序

三峯集卷之三

奉化 鄭道傳 著

疏

上恭讓王疏

辛未四月○按恭讓王求言敎曰弭災之道莫如修德爲政之要惟在求言昔宋景一言之善致熒惑三舍之退天人之際感應斯速予以眇躬荷祖宗之靈託臣民之上憂勤夙夜期底豐平而智能不逮學問不明其於政敎動昧施爲若涉大川罔知攸濟今者日官上言乾文示儆客星孛于紫微火曜入于輿鬼變異甚鉅兢惕益深將凉德未修而不孚於帝心歟政令有闕而不協於輿望歟刑賞之道有乖於正歟任用之人或徇於私歟下情未盡達而寃抑有所未伸歟民弊未盡除而財用有所妄費歟茂異之才未擧者誰歟讒佞之徒未斥者誰歟如斯之弊豈予一人所能徧察肆開讜直之

路以消壅蔽之風芻蕘之言亦有可採咨爾卿大夫百執事之臣共天位食天祿者哉兹欲共新於治化庶以仰答於天心於戲賞罰明而禮樂興陰陽和而風雨時吏稱其職民樂其生其要安在知而不言不可謂之仁言而不盡不可謂之直惟爾大小臣僚並上實封寡躬過誤時政得失民間利病毋有所諱其言可用予即有賞言而不中亦不加罪事見麗史

政堂文學臣鄭道傳伏讀教書上以謹天文之變下以求臣庶之言而以八事自責臣讀之再三不勝感歎殿下以天之譴告引而歸之於己開廣言路冀聞過失雖古哲王未之或過也臣待罪宰相無所匡輔以貽君父之憂至煩教諭之丁寧臣實赧焉嘗謂君

爲元首臣爲股肱比之人身實一體也故君倡則臣
和臣言則君聽或曰可或曰不可期於致治而已然
則天之譴告由臣所致也古者有災異三公策免爲
大臣者亦避位而讓一本作穰之請免臣職以弭災異然
念古之大臣當請退之時必有陳戒之辭況今獲奉
敎書安敢不效一得之愚仰備採擇之萬一伏讀敎
書曰凉德未修而不孚於帝心歟政令有闕而未協
於輿望歟臣愚以爲德者得也得於心也政者正也
正其身也然所謂德者有得於稟賦之初者有得於
修爲之後者殿下大度寬洪天性慈仁得於稟賦之

初者然也殿下平日未嘗讀書以考聖賢之成法未嘗處事以知當世之通務安敢保德之必修政之無闕也漢成帝臨朝淵默有人君之度無補漢室之亾梁武帝臨死刑涕泣不食有慈仁之聞不救江南之亂徒有天質之美而無德政之修故也伏望殿下毋以稟賦之善自恃而以修爲之未至者爲戒則德修而政舉矣伏讀敎書曰任用之人或徇於私歟賞罰之道有戾於正歟臣愚以爲任用之人出於公私在殿下自知之耳臣何足知之然除目旣下外人目而議之曰某也故舊也某也外戚也外議如此臣恐徇

於私者雜之也賞者勸有功也刑者懲有罪也賞曰天命刑曰天討言天以賞刑之柄付之人君爲人君者代天而行之耳賞刑雖曰出於人君固非人君所得私而出入之也殿下卽位以來蒙賞受刑之人有事同而施異者金佇之言按先是遷辛禑于驪興大護軍金佇崔瑩甥也與前副令鄭得厚潛往見之禑泣曰得一力士害李侍中吾事可濟仍授一劒使郭忠輔擧事忠輔佯諾而告我太祖因行鞫之佇曰邊安烈李琳禹玄寶禹仁烈王安德禹洪壽共謀迎驪興王爲內應一也有置于極刑者有加擢用者按謂誅邊安烈擢王安德判三司事金宗衍在獄致逃按金宗衍事見附錄事實一也其監守官吏一誅一用按時宗衍在逃不獲以防禁不嚴斬當直令史因巡撫李士潁于巡軍卒乃釋而用之其

在(一本有兩在字)逃謀亂一也同謀容接(一本作隱)之人或生或死(按生者禹玄寶等死者尹有麟崔公哲等也)臣愚不知刑誅而死者爲有罪耶則擢用而生者獨何幸歟擢用而生者爲無罪耶則刑誅而死者獨何辜歟禑昌竊我王氏之位實祖宗之罪人而爲王氏之子孫臣庶所共讎也其族姻黨與不加刑誅則屛諸四裔而後快於人神之心昔武才人以高宗之后奪其子中宗之位五王舉義退武氏復立中宗武氏母也中宗子也以母之親奪子之位胡氏尚譏五王不能斷大義誅其罪而滅其宗况禑昌之於王氏無武氏之親有武氏之罪則

族姻及其黨與奚官武氏之宗也頃者臺諫上言逐之於外（按恭讓已從諫官論李穡等罪流之於外）縱不能明示天誅庶幾小雪祖宗臣庶之憤也曾未數月俱承寵召聚會京城出入無禁今雖以諫官之言放其數人殿下黽勉從之有遲留顧惜之意不知此舉果何義也諸將回軍議立王氏此上天悔禍（舊本作過）祖宗陰相王氏復興之機也有沮其議卒立子昌使王氏不復興者（指李穡）有謀迎辛禑永絶王氏者其爲亂賊之黨王法所不容也殿下旣全其生置之遠方可也今皆召還于家慰而安之（按恭讓庚午宥禹玄寶李穡等任便居住）若以其罪爲誣也其

沮王氏而立僞昌者諸將之所共知也親自招服明有辭證其迎辛禑而絕王氏者金佇鄭得厚言之於前李琳李貴生招(一本作柵)承於後辭證甚明此而謂之誣也天下安有亂臣賊子之可赦者也大抵人之所爲不合於公議則必有合於私情殿下此擧以爲合於公議則禑昌之黨皆祖宗之罪人也以爲合於私情則留禑昌之黨以遺後日之患如尹彛李初之請親王動天下兵亦何便於人情哉若曰有罪者赦之恩莫大焉佗日必得其力矣人心自安而禍亂自止矣臣愚以爲刑法所以禁亂也人君所恃以存安者

也刑法一搖禁亂之具先毁力未得而禍先至必未安而亂不止矣請以中宗三思之事明之武氏之黨最用事者三思中宗以母之親姪誅討不加待遇甚厚自今觀之五王旣立武氏之子爲帝故三思得免其机上之肉則五王不惟有功於中宗於三思亦有天地再造之恩也彼三思曾不是思自疑其罪爲世所不與日夜譖五王曰權重恃功以惑中宗之心中宗以三思愛己而親之以五王爲權重而忌之五王日蹙三思日密卒之五王戮而中宗弑使中宗謬計不過曰不能保全功臣而已豈知親見弑於三思之

手乎以親則母之姪也以恩則活其生也不得其力
而得其禍讒人之難保也如此讒人之謀其初不過
自保其身而已爲惡不止則馴致其道至於亾人之
身滅人家國以底自敗而後已如三思者豈有古今
之殊也天人之際間不容髮吉凶災祥各以類應今
内則百官受職庶民安業外則上國和通島夷讋服
亂何由生讒人交構於下則虞憂之象著於上客星
孛于紫微臣恐三思之在於側也火曜入于輿鬼臣
恐終有三思之禍也臣等雖遭五王之害無足恤也
爲王氏已成之業惜之也若曰保無此事言之者妄

也彼中宗之心豈不爲保也卒貽後人之笑臣恐後
人之笑今猶今之笑古也董子曰天心仁愛人君先
出災異以譴告之欲其恐懼修省之也伏望殿下當
用人刑人之際不論其親疎貴賤一視其功罪之有
無處之各當其可使不相陵則任用公而賞罰正人
事得而天道順矣伏讀敎書曰民弊未除而財用妄
費歟下情未達而冤抑未伸歟茂異之才未舉者誰
歟讒侫之徒未斥者誰歟臣聞三司會計佛神之用
居多焉財用之妄費者莫斯若也然佛神之害自古
難辨也爲其徒者曰此好事也善事也歸我者國可

富也民可壽也爲人君者聞是說而樂之殫其財力
諂事佛神人有言之者則以爲我事佛而彼非之我
善而彼惡也我道而彼魔也我之事佛神爲富國也
爲壽民也非爲我也持是說以固其心而人之言莫
得以入也殿下卽位以來道場高峙於宮禁法席常
設於佛宇道殿之醮無時巫堂之祀煩瀆此殿下以
爲善事而不知其實非善事以爲富國而不知國實
瘠以爲壽民而不知民實窮雖有言之者擧皆不納
不自以爲咈諫是臣所謂爲善福壽之說先入之也
昔梁武帝屈萬乘之尊三舍身爲寺家奴殫江南之

財力大起佛塔其心豈以爲非利而苟爲之也匹夫作亂身遭羈辱子孫不保而國家隨之佛氏所謂修善得福者果安在哉此猶異代也玄陵崇尙佛敎親執弟子之禮於髡禿之人宮中之百高座演福之文殊會無歲無之雲菴之金碧輝映山谷影殿之棟宇聳干霄漢財殫力竭（力竭舊本作竭力）怨讟並興而皆不恤事佛可謂至矣卒不獲福豈非明鑑乎周末神降于有莘太史過曰國家將興聽於人國家將亡聽於神周果以亡由是言之事佛事神無利而有害可知矣伏望殿下申命有司除祀典所載外凡中外淫祠

瀆之舉一皆禁斷則財用節而無所妄費矣殿下卽位以來人或犯罪有不問者有放免者疑若無寃抑之未伸者也然赦者姦人之幸良善之賊也則其數赦乃寃抑之所在也近者臺諫以宗社大計上書論執皆遭放逐臣恐寃抑之未伸茂才之未舉者此其時也至於讒佞之人蹤跡詭秘言語隱密難可得而料也大抵君有過則明爭之人有罪則面折之落落不合矯矯獨立不畏倖人之議者正士也秘其蹤跡惟懼人知在衆不言獨對浸潤者讒佞之人也殿下於外而士大夫內而小臣宦寺試以臣言觀之讒佞

之情可得矣人雖至愚皆知自愛至於妻子之計孰
無是心昔漢成帝時日有食之言者皆以爲外戚用
事之象成帝疑之問於張禹禹以身老而子孫微弱
恐得禍於外戚不明言其故卒使王莽移漢鼎谷永
輩直攻成帝略無忌憚至於王氏之用事畏避不言
漢室卒以亡亦爲妻子計而不暇及漢室也（按麗史本傳孰無是心下有昔漢成帝以下九十四字佚於本集今添入）臣雖狂妄不至病風敢
不自恤乎臣以一身孤立於羣怨之中非不知言出
而禍至然殿下以不諱問臣敢不以切直對此臣所
以寧得禍而不恤切言而不諱者也伏望殿下留神

採擇以白臣忠身徇公之意萬死無憾

箋

到南陽謝上箋 乙丑

道傳蒙恩除南陽府使已於今月十七日到任上訖祇承綸命出守海鄉愧感交騈罔知所措竊念以臣之微本無寸長蒙先王之知擢從臣之列當逆晚伏罪告謝太室俾臣考校鐘律肄習祭儀比及卒事禮無衍違先王稱之曰能禮曹學官命臣兼之仍尚符寶視草誥院恩至渥也及先王棄羣臣臣於是時以禮儀郎職掌禮務承命廟堂糾合百官以定大業殿

下初卽位庶政俱新除臣成均司藝藝文應敎知製
敎蒙恩召入書筵講大學書至穆穆文王於緝熙敬
止其於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父止於
慈爲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懇懇辨論以致
丁寧殿下納之臣感知遇之恩言無避諱觸忤時宰
斥去南荒間關炎瘴瀕於死者幾至三年例徙于鄉
又過四年許於京外從所便安是則殿下賜臣以再
生甘自分於閑散爲盛代之逸民歲在甲子殿下命
門下評理鄭夢周賀天壽聖節臣爲書狀官奉表朝
京師前此二三行李皆被拘留存亡未知在廷之臣

憚莫肯行臣從鄭評理受命卽行達于金陵不失其期朝聘始通拘留者歸是在殿下事大以誠羣臣奉承之勤也臣何力之有焉使還之日卽授臣成均祭酒知製敎殿下請承襲則俾臣草表文迎詔誥則俾臣習儀注天子嘉之曰表辭誠切使臣稱之曰禮儀可觀方今文理盛開儒臣林立顧臣何人獨有是榮此又殿下賜臣以不朽也惟典校寺本秘書省圖書所在讎校任重謂臣有學爲令於是書生之榮其亦極矣顧惟臣營生謀拙食貧口衆故求外寄以盡餘年豈期求退而貪益高辭榮而寵自至玆蓋伏遇主

上殿下以忠信體羣下諒臣志之無他也臣敢不益
勵駑鈍宣上德意撫綏疲瘵之餘民仰酬洪造之萬
一

撰進 御諱表德說箋 壬申

臣言今月十日伏蒙都承旨臣閔汝翼傳奉 王旨
令臣撰到表德投進臣聞唐帝以堯爲名其號曰放
勳虞舜之重華夏禹之文命皆其號也至周文盛有
名則有字天子諸侯皆字之曰某甫卿大夫以下亦
然由是觀之幼則名之冠則字之所以別長幼而責
成人之道也恭惟 殿下卽位之初更名某告于

天子則 天子受之告于 宗廟則 宗廟饗之名之所在實必從之今人謂字曰表德德其實也盛德如天之日非小臣所能摹擬然青天白日有目者所共覩臣敢竭愚慮請以 君晉 爲獻臣謹按從日從一日出之始也晉明升之義天日之升其明廣照而陰翳消釋萬象昭然卽人君初政之淸明而羣邪屛息萬法俱新也天日旣升其明漸進卽人君始自踐阼傳于千萬世也詩曰如日之升是也伏望 殿下體周雅之格言動法於日循是名而致是實不勝幸甚

撰進朝鮮經國典箋 甲戌

奮義佐命開國功臣輔國崇祿大夫判三司事同判都評議使司事兼判尚瑞司事修文殿大學士知經筵藝文春秋館事判義興三軍府事世子貳師奉化伯臣鄭道傳臣言伏承都承旨臣尚敬爲臣具啓令臣投進所撰朝鮮經國典奉教投進者秉籙膺圖肇啓鴻休之運立經陳紀以詒燕翼之謀歛成周六官之名建朝鮮一代之典恭惟 主上殿下體天之德保位以仁定國號以繫民心立儲副以隆邦本 世系著積累之慶教書頒寬大之恩詔治道責成於相

臣而貞賦實歸於公用制禮作樂以和神人講武修兵以正邦國刑則詰姦而禁暴工則謹度而課程可見創業垂統之艱難俾爲持盈守成之悠久宜載汗簡以藏名山臣以庸疎獲叨遭遇庶將著作之末技仰答生成之至恩盛德豐功固難備述大綱小紀悉皆鋪張謹繕寫朝鮮經國典隨箋以獻伏望 聖慈幸當燕閒時賜觀覽雖未助於緝熙之學少有取於施設之宜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頓首頓首謹言

書

上鄭達可書

異端日盛吾道日衰驅民於禽獸之域陷民於塗炭之中四海滔滔未有紀極嗚呼痛哉伊誰正之必也學術之正德位之達爲人所信服者然後可以正之矣且下民昏愚不知取舍茍有一時之達者闢之則去之倡之則和之此蓋但知達者之爲所信服而不知道之有邪正也昔孟子雖窮而在下卒能闢楊墨尊孔氏而天下從之蓋以德達而其德足以信服乎天下也蕭衍雖昏而無知卒能興佛教易風俗而天下從之蓋以位達而其位足以信服乎天下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其是之

謂斆自是以來上無賢君下無眞儒世教陵夷邪說橫流達而在上者又從而倡之嗚呼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宋之盛眞儒迭興扶遺經繼絶統扶斯道闢異端而學者靡然從之斯亦以德達而爲人所信服故也惜乎有德無位不能大行於世永絶邪說之根本也然而中國學士尚賴其說莫不以扶斯道闢異端爲己任雖其弊之滋也不能遽絶尚可望夫斯道之復振也若東方則其弊尤甚人皆好之篤而奉之謹又號爲大儒者反爲讚誦歌詠助揚聲勢鼓舞振動彼下民之昏愚惟從達者之好者爲如何也於

是先王之學寂寥無聞耳目所接無非異端禨祥孩
兒學語之始卽誦其言嬉戲之時便設其儀習與性
成恬不知非邪與心熟堅不可破雖聰明之士眩惑
其空玄纂悖之人喜懼其禍福莫不尊奉依歸毁倫
滅理風俗頹敗傾家破産父子離散其禽獸之歸塗
炭之者亦不可旣矣幸玆秉彝極天罔墜雖在波頹
之中尙有一二明經之士淺知其害竊議而私歎之
往往辨之於人則或有所聽信而開悟之者是理義
之心人皆有之矣然下焉不尊民卒不從及與爲佛
者辨之則彼亦有是心自知其非屢至辭窮然恥爲

之屈惟務自勝援引公卿之尊奉大儒之讚誦以折辨者乃曰夫豈不義而某公信之以某公之位之德而尊奉讚誦如此汝反非之汝能賢於某公歟辨者若曰位爲公卿而於道有不學號爲大儒而於學有不正但當質諸本心辨其邪正而已豈以某公之故而遽以此爲是云爾則爲有說矣然此不惟獲以下訕上之罪人反不信以爲狂妄譏笑毁謗使無所容辨者黙然無言彼爲佛者意氣洋洋自以爲吾說勝也是知異端之邪不可以口舌爭也下民之惑不可以義理曉也惟其學術之正德位之達爲人所信服

者然後可以正矣吾友達可其人也達可雖無其位達可之學學者素服其正也達可之德學者素服其達也以予昏庸不恤譏議慨然有志於闢異端者亦以達可爲之依歸也天生達可其斯道之福歟近聞往來之言達可看楞嚴似佞佛者也予曰不看楞嚴曷知其說之邪達可看楞嚴欲得其病而藥之非好其道而欲精之也旣而私自語曰吾保達可必不佞佛然昌黎一與太顚言後世遂以爲口實達可爲人所信服其所爲繫於斯道之廢興不可不自重也且下民昏愚易惑難曉達可幸思之

登羅州東樓諭父老書 ○錦南雜題乙卯

道傳以言事忤宰相放來會津縣縣羅屬也道過羅登東樓徘徊瞻眺山川之勝人物之富庶抑南方之一巨鎭也羅爲州始自國初且有功我太祖一三韓郡國次第平惟時百濟恃其險遠人馬糧穀之強且富不卽歸命羅人明識逆順率先內附太祖之取百濟以羅人之力與有多焉親幸是州陞之爲牧按天復癸亥麗祖攻錦城錦人擧城歸附仍改錦城爲羅州陞牧在顯宗時以長南諸州蓋所以褒之也惠王躬擐甲胄以先後左右功多子列按錦城之役惠王從太祖討百濟奮勇先登功爲第一大業以定丕承厥位保有民

社有創業之助有持守之功血食大廟爲百世不遷之室乃眷戀舊邦而廟享焉（按惠王祠在興龍寺州人祀之）顯王南巡至此遂成興復之功（按顯王庚戌避契丹南巡至州契丹師退乃還都陞爲牧）賜州八關禮以比本京噫道傳二爲禮部郎皆兼太常職掌宗廟朝會之事今得罪不測落南而來違遠京國雖欲目一覩宗廟與下執事之末其可得乎然予心則未嘗忘也今在千里外州獲聞祖功宗德之盛登樓以望山川如古想見當時千乘萬騎頓住於其中又覩廟貌炳然臨照得慰孤臣拳拳之懷何其幸也嗟夫羅人田其田宅其宅安生樂業將五百年

于茲何莫非祖宗休養生息之恩亦父老所知也然是州濱海極邊以遠所患莫倭寇若也沿海州郡或虜或徙騷然無人不能守土地修貢賦版籍所載生齒所息財賦所出皆棄於草木之所蕃狐兎之所穴而其人之流散死亡皆莫之恤倭故也而羅介於其中繁庶如平日桑麻之富禾稻被野其民晝作夜息怡怡熙熙以樂其樂以及行旅登樓顧望山川原野極遊覽之娛人盛物阜仰聖德而歌遺風不知行役之勞遷逐之感也是州之在四鄰殘破蕩析之中劇寇侵略之內而安然獨全如萬丈之陂以障橫流之

衝雖有奔蕩激射極其怒勢而其爲陂旨若民恃無
恐豈非祖宗之德入人者深非若他州之民無恒產
無恒心也豈非牧守得人能宣德意以結民心使
不散也抑父老之敎有素而民知向義也吁可嘉矣
然近來倭寇尤橫其勢日進不衰父老毋狃已往之
無事勵子弟修器械謹烽火以保州若縣不爲國家
南顧之憂道傳雖負罪深重自今至未死之日而得
優遊暇食羅人之賜不旣多乎

上遼東諸位大人書 奉使雜題○甲子

欽惟 聖天子乘運而起受天明命芟羣雄削僭僞

驅逐異類出之塞外革氈裘爲衣冠化刑殺爲禮樂以紹中國皇王之統其功比之神禹治洪水周公攘夷狄不足侔也而其先後奔走之臣疏附禦侮之士賢以德能以才智者騁謀勇者效力相與贊成洪業有若延安侯靖寧侯都督馬公指揮葉公梅公按延安侯靖寧侯俱遼東都督馬公未詳葉公名旺梅公名義尤所謂卓然者也今者分天子東顧之憂秉旄杖鉞專制方面惠以綏之威以畏之遠人慕義而自至夷虜逃遁而喙息其功在社稷澤被生民雖古名將相蕭曹管葛未必過之也我小邦僻居東海之隅世講事大之禮朝聘往來史不

絕書及原失其政　皇明代德我先王審知天命人
心之所在率先諸國奉表歸附萬世子孫願爲臣妾
天子嘉之賜金印一顆封王爲東藩臣詔諭至切賚
與稠疊恩至渥也今門下鄭評理夢周奉表賀天壽聖
節奉翊李常侍天驥奉箋賀千秋節而道傳爲書狀官
乃以九月十八日　天子坐奉天殿受羣臣朝閶闔
天開仗儀雲簇樂奏於兩階之間一箇書生得與百
辟卿士周旋廣庭躬覩穆穆之光俯伏拜興呼萬歲
者三何其幸也是則　聖天子再造之恩亦二三大
臣贊道之賜也不勝大慶拜手稽首獻詩

於皇上天篤生聖人秉籙握樞以主神民溥海內外是差是臣亦監 有明昭格無違賚我良弼保之佑之百辟濟濟邦家之基延安靖寧馬葉梅公承 天子命釐此大東昭惠布威克咸戎功惟我小邦僻居東偏向風慕義奉表及箋朝聘貢獻時罔或愆邦君之職上達下宣 天子之聖邦君之賢小子獻詩敢用斐然

上都堂書 辛未

宰相之職百責所萃也故石介甫曰上則調和陰陽下則撫安黎庶爵賞刑罰之所由關政化教令之所

自出愚以爲宰相之任莫重於此四者而尤莫重於賞刑也所謂調和陰陽者非謂無其事而陰陽自調自和也賞而當其功則爲善者勸刑而當其罪則爲惡者懲矣竊謂刑之大者莫甚於簒逆其沮王氏而立子昌迎辛禑而絶王氏者簒逆之尤亂賊之魁也苟免天誅今已數年矣又飾其容色盛其徒從出入中外略無忌憚而其子弟甥姪布列要職莫敢誰何則今居宰相之任守賞刑之柄者無所辭其責矣宜當具論罪狀啓于殿下與國人告于太廟數其罪而討之然後在天之靈慰矣臣民之憤雪矣天地之經

立矣宰相之責塞矣若曰人之罪惡非我所知也生殺廢置之權人主所司也宰相何與焉則董狐豈以趙盾不討弑君之賊加惡名乎春秋之時晋趙穿弑君晉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盾曰弑君者非我也史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討賊弑君者非子而何孔子曰董狐良史也趙盾良大夫也爲法受惡夫盾以正卿不討弑君之賊受弑逆之名而不辭然後討賊之義嚴而亂賊之黨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矣故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必陷於簒弑之罪此之

謂也愚雖不才得從宰相之後與聞國政敢不以良史之議自懼乎若曰所謂罪人有儒宗焉有連婚王室者焉其法有難議者也則昔林衍廢元王立母弟淐衍先定其謀而後告侍中李藏用藏用不知所爲但曰唯唯而已後元王反正以藏用位居上相不能寢其謀禁其亂廢爲庶人今李穡之爲儒宗孰與藏用其首倡邪謀沮王氏而立子昌者孰與藏用但唯林衍之謀而已胡氏曰昔文姜與弑魯桓哀姜與弑二君聖人例以孫書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絕之所以著恩輕而義重也夫弑桓者襄公也弑二君者慶父

也文姜哀姜疑若無罪焉聖人以二夫人與聞乎故
深絕而痛誅之如此夫嗣君夫人所出也不以子母
之私恩廢君臣之大義況其下者乎或曰穡之言曰
禑雖旽子玄陵稱爲己子封江寧大君又受　天子
誥命其爲君成矣又旣已爲臣矣而逐之大不可也
此其說不亦是乎則曰王位太祖之位也社稷太祖
之社稷也玄陵固不得而私之也昔燕子噲與燕子
之或曰燕可伐歟孟子曰不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
之不得受燕於子噲聖賢之心以爲土地人民受之
先君者也時君不得私與人也又周惠王以愛子易世

子晉桓公率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以定其位當是時嫡庶之分雖殊其爲惠王之子一也且以天王之尊不得私與其愛子以諸侯之卑率諸侯之衆上抗天子之命聖人義之未聞世子拒父命桓公抗君命誠以天下之義大也玄陵豈以太祖之位之民而私與逆旽之子乎又 天子誥命一時權臣以爲玄陵之子欺而得之也後 天子有命曰高麗君位絶嗣雖假王氏以異姓爲之亦非三韓世守之良謀又曰果有賢智陪臣定君臣之位則前命之誤 天子亦知而申之矣安敢以誥命藉口乎其爲臣之說抑有

辨焉綱目前書審食其爲帝太傅周勃陳平爲丞相後書漢大臣等誅子弘迎代王恒卽皇帝位其書曰帝曰丞相者非爲臣之辭乎曰大臣曰誅子弘者非討賊之辭乎不獨此耳武才人稱帝已久狄仁傑薦張柬之爲宰相柬之廢武才人迎立中宗其薦爲宰相者豈非爲臣也廢武才人者亦討其爲賊也百世之下稱周陳安劉張柬之復唐之功未聞罪數公爲臣而廢舊主也穡與玄寳雖仁義未足皆讀書通古之士豈不聞此說乎其執迷不悟倡爲邪說以惑衆聽於此可見先王之法造言惑衆者在所當誅況敢

倡邪說以濟亂賊之罪者乎或曰其謀迎辛禑者正
子昌在位之時雖無辛禑之迎王氏安得復興乎其
曰迎辛禑而絶王氏以罪加之之辭也當是時忠臣
義士奉　天子之命議黜異姓以復王氏僞辛之黨
先得禮部咨知　天子之有命忠臣之有議謂子昌
幼弱謀立其父以濟其私此非謀迎辛禑而絶王氏
乎或曰穡與玄寶於行爲前輩有斯文之雅故舊之
情予力攻之如此無乃薄乎昔蘇軾於朱文公爲前
輩文公以軾敢爲異論滅禮樂壞名敎深訶力詆無
少假借乃曰非敢攻訶古人成湯曰予畏上帝不敢

不正予亦畏上帝故不敢不論夫軾之罪止於立異論滅禮法耳以朱子之仁恕攻之至以成湯誅桀之辭並稱之況黨異姓而沮王氏者祖宗之罪人而名教之賊魁也豈以前輩之故而貸之也況彼之言曰戊辰年廢立之時斯文有異議所謂異議者議立王氏也又倡言於衆曰諸將議立王氏吾父沮之吾父之功大矣此言流聞於禑昌之耳者深矣使禑昌得志斯文與諸將果得保其首領乎其自處之薄爲何如也自以立王氏爲異議沮王氏爲己功今以立僞辛（按舊本辛下有禑字而從本傳刪正）爲異議沮王氏爲重罪不亦可

乎或曰子已上箋辭免獻書殿下論執罪人又告廟堂無乃已甚乎必若是言昔齊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又告三子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弑君者在齊疑若無與於魯也孔子時已告老疑若無與於魯之政也旣已請於君疑若不必告於三子也且以聖人宏大謙容入而請於君出而告於三子必欲討其罪人而後已誠以弑逆之賊人人之所得誅而天下之惡一也且在魯而不忍在齊之賊況在一國而忍一國之賊乎從大夫之後而不忍隣國之政況在功臣之列而忍王室之賊乎春

秋書衛人殺州吁胡氏曰人衆辭其殺州吁石碏謀之使右宰醜涖也變文稱人是人皆有討賊之心亦人人之所得誅也故曰衆辭也且亂臣賊子人人所得誅也而宰相不行誅討之舉可乎况石碏以州吁之故并殺其子厚君子曰石碏純臣也大義滅親以此言之亂賊之人不論親踈貴賤皆在誅絶也或曰陳恒州吁身行弑逆者也穡與玄寶未嘗弑也比而同之不亦過乎又安知誣其罪而誤蒙也則不有胡氏之說乎弑君立君宗廟猶未亾也移其宗廟改其國姓是滅之也豈不重於弑也今黨異姓而廢王氏

之宗社者實胡氏所謂移其宗廟而滅同姓也其罪亦不止於弑也又古之大臣人有告其罪者囚服請罪如漢霍光以武帝顧命大臣擁立昭帝功德至大人有上書告其罪者不敢入禁中而待罪於外以此觀之苟有告罪者則當涕泣切請躬對有司辨明其罪然後其心安焉豈有誘妻子上書假托疾病就醫於外不與明辨乎是則自知有罪辭屈難辨必矣春秋討賊之法雖其蹤跡未著尚探其意而誅之況蹤跡已著如此者乎昔高宗封武才人爲后褚遂良許敬宗同爲宰相遂良力言不可卒至戮死敬宗順高

宗之旨曰此陛下之家事耳非宰相所得知也高宗用敬宗之言卒立武后敬宗終享富貴五王同議反正同受戮死無一異焉自今觀之敬宗之計得而遂良與五王爲失矣然敬宗一時之富貴欻爾若飄風過耳泯然無跡遂良五王之英聲義烈輝暎簡策貫宇宙而同存愚雖鄙拙恥敬宗而慕遂良傳曰始與之同謀終與之同死旣不以愚拙棄之得叅反正之議安敢畏姦黨之禍默然無言以苟免乎伏望法春秋討賊之法以孔子石碏之心爲心則宗社幸甚

啓

到南陽上密直司啓 乙丑

道傳啓蒙恩授前件差遣已於今月十七日赴任上訖獨把一麾出宰百里徒費廩餐無補承宣顧惟小鄕濱於大海島寇無時而竊發居民屢至於騷然苟非通敏之才難得撫禦之道如道傳者學無適用知不逮人合問舍而歸田乃分符而授節玆蓋恭遇內相閤下龍喉出納洪業贊襄以爲人無智愚皆有可用取長舍短並採兼收至使疎庸亦蒙甄錄道傳謹修謝上箋隨啓投進伏望昵侍淸燕從容聞達幸甚幸甚謹啓

序

送湖長老詩序 以下五首 錦南雜題

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故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然所謂威儀之則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亦曰得之心而動之於四體焉耳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予之誦此言久矣而難其人今見湖長老其容貌端莊行止安詳而其言有度豈吾所謂其人乎哉長老佛者也其學有曰作用是性者然乎且人但會揚眉瞬目搖手舉足而已乎抑有如是之義理準則存乎其中不可得以離乎人之作用由是則

者爲是不由是則者爲非則所謂性者有辨矣予嘉長老之威儀有則私竊以是爲問長老其思之如有得焉歸以敎我亦相直之道也

贈祖明上人詩序

無說大師病卧琺原山佳祥寺一日倭寇突入其寺蒼皇分散或死或虜而弟子祖明負大師走僅以身免吾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此儒者說也浮屠人出家與世棄親如遺其他宜若無以爲意也而往往於師弟子間恩義篤盡其奔難赴急反出仁人義士上如祖明者是則此心之中義理

本具不可得以一本作而泯滅矣彼或離親戚去人倫往而不返者亦獨何心歟雖然人心所同然者自我發之則彼之興感固有所不能自已者矣宜乎歌之者衆也

河相國春亭詩序 按河相國名乙沚辛禑乙卯爲全羅道元帥

相國河公以節帥全羅既至令曰爲患吾民以遺國家憂惟倭最急便習水道輕進易退故制禦者難得其要我知之矣即馬上誓師旅引行鳴鐘鼓樹旗幟沿海上下張皇兵威賊人不測稍自引去然不敢以無事自暇常野次于外以臨衝要以備不虞時維六

月地極南邊海霧吹炎天雲爍熱上蒸下濕公慮賓校之病于暑也一日登高以望長江注其下羣山包其外繚以峯巒錯以洲嶼雲收霧撤瞻眺攸遠炎熱以涼蒸濕以爽灑然若執熱而濯淸泠也怳然如乘長風御灝氣以超乎寥廓也賓校胥樂勸公構亭其地公重違衆乃役戍卒之無事事者取材誅茅不終日告成客有請亭名者公曰吾嘗自號春亭亭吾構也其以是命之客語人曰異哉公之名亭也亭之成適當夏月引淸風於天末納爽氣於襟袖肌膚輕快神心夷曠不知時之爲暑而地之爲炎荒也至若金

風啓候素月揚輝叫征鴻於長洲倚孤帆於極浦陰雲不開江天無際漁蓑披雪亦此亭之勝槩也若其野芳山榮鳥哢禽嚶僅足於一時耳四時於亭其景如此而公獨取其一有以也夫解之者曰天有四時以成歲人有四端以統性四時之各偏其一而春無所不在猶四端各一其德而仁無所不包也故曰春者春之生夏者春之長秋者春之成冬者春之藏仁者仁之愛義者仁之制禮者仁之敬智者仁之知於時爲春於性爲仁一理也故其在天則充塞流行無一息之間斷播之爲四時糅之爲萬物變化無窮而

生生不息此春爲天地之仁也其在人則公平樂易無一毫私意忿疾之累其積也和順其發也英華體之身而身安推之家而父子親以至處事應物無一而不得其宜此仁爲一身之春也昔朱光庭謂明道爲春風其言不可誣也春哉仁哉淵乎其爲德之至也非知道者孰能與於斯公之所以有意也登是亭者毋徒取遊觀之樂當求君子體仁之意尤當求天地生物之心然後知亭之所以爲春而能樂公之樂也容曰唯唯於是咸係詩以詠

節序相推自四時一亭佳與少人知悠然獨得天機

妙坐對江山賦好詩

賀河公生子詩序 按河公乙沚之大人○丙辰

全羅道原帥密直河公赴鎭之明年春其從事朴原實言於道傳曰公之尊大人年十八生公公今位將相而尊大人康強無恙年七十六又生子同邑故宰相河公河元正揖首爲歌詩以記吾有文之士皆歌之子豈知乎予惟盛德君子有厚積於躬不食其報然後子孫繁衍昌大賢智之士出於其家得君行道康濟斯民能以一門之福爲邦家之福也故古之稱願於人者必言其子孫之盛詩曰孝子不匱又曰永錫祚

胤是皆厚之道也公之尊大人不慕榮名斂身退歸敎訓子孫化及鄕黨其有厚積而不食者歟公讀書爲通儒赴擧業巍然魁多士自筮仕以至于爲將相出入中外夷險一節不失令聞是雖本於家庭之訓其亦天之所以報盛德者然歟天於河氏篤厚之心拳拳不已又晛生賢子以示錫胤之無窮吾知晉之文士不一歌也其位將相享富貴天以是施之於前豈獨嗇之於後歟

送趙生赴擧序 按趙生名璞號雨亭

恭惟國家設科取士冀得眞儒以臻至理其所以求

之者甚勤而望之者甚重果能挺出特立以不負國家求望之意者誰歟往往經濟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以爲社稷生民之賴者皆不由科目而出彼號爲儒者敝冠巖服恐恐焉延縮觀望僅足以圖保其身雖在錐刀文墨之間猶不能展布況望其明目張膽毅然立於朝以爲理道之輕重哉其無恥者則飾言語逞末技儇倖奔走橫取利祿又有在平居之時高談濶論無所不至若付之以事則茫然不知所爲者皆是今明良相遇思革此弊罷黜其尤無良至取科目之制而更張之演教中外舉其賢者能者而生

一朝裒然而起計偕以進其意豈徒曰取富貴而止耳蓋將以行其所學也生能體國家之意無蹈前失使儒者之效白於世則道傳生爲太平之民沒爲明時之鬼雖廢死南荒無恨也生勉之哉

贈典校金副令詩序

士之生斯世其出處去就何常當大用則大行小用則小行否於不用則不行如此而已矣然非實有諸己眞知內外輕重之分者不能也吾友金君義卿讀書爲儒待時而動當歲在癸巳益齋李文忠陽坡洪文正（按洪文正名彦博卿公之庶主）以舊德重望尊宗匠之席柄擇

士之權士之蓄奇謀抱長識深藏而不售者莫不謳吟思效踊躍自奮曰此其時矣相與騈肩累足雜進權衡之下以爭輕重之試而義卿與今韓山牧隱先生談笑而起鼓行直前朋徒拱手却立環視則莫我敢當於是排多士進立前列高擢丙科何其奇也以名能文學入校書專讎校之任未幾以忠讜鯁直聞拜左正言知製教使盡言政事得失至於用人當否亦得論而進退之幾於大用然義卿之才之學不究止此且其所謂大者未試也一朝以親老引而南歸朝昏定省不離于側固無意於用而亦無意於行也

今相國河公秉全羅維原帥之節至則曰方隅任重軍民務殷理法征謀安咨賢有識達者然後行事請義卿參帷幄待以上賓義卿感國士之遇知無不言筭無遺策三軍之號令整齊一方之賦訟平允戎有捷功民以底寧義卿曰今玆有成主人之賢也相國曰非我也賓客之贊也於是狀聞拜奉善大夫典校副令寶文閣直提學以旌其庸也義卿斂其所以用之於朝者以用之幕府而道行主人果有成功其無所不可也如是昔在有唐盧公邁鄭公餘慶趙公宗儒顧公少連俱以河南幕客入朝爲宰相時人榮之至

今緯有休聲吾聞宰相以人事君他日相國之還朝也論列遺材薦進賢俊則義卿之名居先矣豈可使河南幕客專美有唐哉道傳雖廢缺矣幸未死將爲義卿拭目見其大用而大行也

贈任鎭撫詩序 甲子○按任鎭撫名誠山東人即遼東護送將辛禑己未來索被虜人及逃軍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一日而亡也而所謂氣者有淸濁盛衰之判故世道有治亂人材有聖愚而道之託於人者亦有晦明絶續之時也宇宙以來有虞夏商周之世道斯有夔皐稷契伊傅周召之人材道之所

以行也有漢唐之世道斯有蕭曹房杜之人材道之
所以僅存也其佗秦晋及隋或以詐謀或以征誅南
北朝之割據五季之分裂亂之極也世道人材固未
暇論也及宋受命五星集奎世道復文明之運人材
出道德之宗斯道之明如日星之昭晰於中天奈之
何氣之淸者不得不濁盛者不得不衰一朝異類入
據中國者百有餘年亦宇宙間世道之一大變也天
心有待 眞主作興奉辭伐罪正位居體以滌新天
下之耳目攄華夏之憤雪百王之恥功至大也德至
盛也其坐而論思作而奔走皆命世之德王佐之才

今以遼東一路觀之與小邦境壤相接歲時行李往來由之今道傳從宰相鄭評理奉表賀天壽聖節路過遼東得謁摠兵官其容量偉器亦今世之方叔召虎也退見賓客借籌尊俎之間草檄帷幄之中以折衝千里之外固多士之選而鎭撫任先生常在軍旅不廢講學尤邃於濂洛性命之學其雅意澹泊志行純潔一代之高士也由此觀之有　明之人才世道非漢唐之人才世道乃虞夏商周之人才世道也道之託於人者晦之甚而復明絕之久而復續所謂在天下未嘗亡者於此可見今者蒙犯霜露跋涉山川

遠送于鴨江之上終日並轡笑語諧適講論至切不知道里之遠行役之勞受賜多矣臨別序言亦回路贈與處之義也詩曰

皇明撫中夏聲教曁四夷多士如雲從羽翼以六龍飛
翩翩任夫子好學本天資佐此遼東幕畫策何其奇
顧我亦狂簡一見許相知不辭道里遠來送鴨江湄
天寒朔風急雪深黃草衰欸欸馬上語不知行役疲
我有一言贈珍重莫相違相與崇令名遠大以爲期

送楊廣按廉庾正郎詩序

予丁家憂因居榮州南方學者多從之遊今楊廣道

按廉副使庾公亦在焉於儕輩年最少與之語道理古今事黙然心解至論政事吏理一一領略退充然若有得予固目異之謂諸生曰此子他日必爲有用之才矣後棄科擧業從事文墨朝廷以公有通敏才拜監察糾正平壤乃西北都會之所軍民務劇尹公（一本無公字）以重臣出公爲判官佐之幕府稱其能入典法爲正郎獄無寃滯又督陰竹屯田歲入倍前仍察訪一道兼軍須姦猾畏服府庫充盈若公者可謂才矣嘗論儒吏之說道德蘊之於身心斯謂之儒敎化施之於政事斯謂之吏然其所蘊者卽所施之本而

所施者自其所蘊者而推之儒與吏爲一人道德與
教化非二理也自世道之降道德變爲詞章教化易
爲法律而儒吏於是乎判矣此斥彼爲俗彼訾此爲
腐世之言道德教化者皆爲無用之長物其間或有
以儒術緣飾吏理者亦不過自濟其私而已予學且
陋然從予遊者若秘判安公按楊廣大護軍李公按
慶尚中書成公司農金公按交州卓有成績及今版
圖庾公亦以重選按楊廣皆儒之效吏之循也語曰
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是仕與學相須也二三子
若因其才質之美勉進不已佗日成就固未易量也

且將使斯世知眞儒循吏之在此而不在彼矣前待制尹公性狷直少許可於庾公素相善且有姻故作詩送其行曰念昔吾家正獻公觀風揚廣至原中外孫玄壻今持節舊宅春光思不窮大司成權奉翊已下二十八人分韻賦詩謂道傳有舊屬以序

送宋判官赴任漢陽詩序 按宋判官名因號杏亭

嗚呼爲臣忠爲子孝二者人道之大端而立身之大節也所居之位不同時與事常相違而不相値忠以孝不得兼盡爲人臣子者或有所憾焉漢陽府判官宋侯事父母盡孝道始居全羅道寶城海寇深入作

耗宋侯奉兩親避其難間關草莽恐不免遠徙楊廣道果州賃田宅以居課僮僕農耕供甘旨郡縣感孝誠多所餽遺及父卒自初喪至葬祭皆以禮哀動鄰里喪母亦如之于時國家舉式序之典尤重守令命下臺省各舉所知上宋侯名慈祥廉幹宜近民不謀而同於是奪哀加階奉善大夫知旌善郡事宋侯上書辭以違遠墳墓不得親朔望之祭請終喪語甚哀切朝議孝子志不可奪守令亦難其人漢陽去果州不數十里聽訟之暇往修朔望庶兩得也卽陞漢陽府判官拘制降階通直郎吏督上道不得已之官噫

人之於仕進一資半級在所必計宋侯以親故舍高取卑躋貿夫孝則固已忠其在此行乎諸公嘉宋侯之志咸賦詩以贈朋友之意也予鄉人也敢自幸於是作序

若齋遺藁序 甲子後

道傳一日得亡友若齋遺藁若干卷泣且讀因濡翰書其端曰此東國詩人金敬之所作也書未訖客詰之曰金先生學術行義豈但詩人而止歟先生生世族幼而聰敏既就學與圃隱鄭公陶隱李公及故正言李順卿義愛尤篤朝夕講論切磋不少怠吾東方

義理之學益由數公倡之也國家崇重正學更張舊制增廣生員宰相韓山李公主盟師席拔薦名儒爲學官而先生以佗官兼直講諸生執經受業列于席前雖告休沐從而質問者相繼于家多所進益先生學術之正爲如何當甲寅乙卯之歲國家多故時相用事先生上書力言得失不報竄竹州例徙居母鄉驪興郡自號驪江漁父扁其所居堂曰六友按六友謂江山風花雪月以樂江山四時之景凡七年國家尚其風義召拜諫官尋長于成均言責官守兩無所愧又以先生有專對才行禮遼東都司適有朝命不許私交置先

生雲南行至四川之瀘州得病卒于旅次按辛禑甲子義州千戶曹桂龍至遼東都指揮梅義等紿曰我於爾國事每盡心行之爾國何不致謝耶禑以九容爲行禮使奉書幣往遼東義與摠兵潘敬等曰人臣無私交何得乃爾遂執歸京師 帝命流大理衛行至瀘州永寧縣病卒先生自始行至病卒間關萬里備嘗艱難略無顧慮自惜之意臨絕曰吾在家死兒女手誰肯知者今在萬里外死於王事至使中國人知吾姓名可謂得死所矣無一言及家事先生行義之高又爲如何道傳攬涕而言曰子之言誠是也敬之學術行義備諸史牒播於人口矣待子言哉詩道之難言久矣自雅頌廢騷人之怨誹與昭明之選行而其弊失於纖

弱至唐聲律聲律舊本作律聲作詩體遂大變李太白杜子美尤所謂卓然者也宋興眞儒輩出其經學道德追復三代至於聲詩唐律是襲則不可以近體而忽之也然世之言詩者或得其聲而遺其味或有其意而無其辭果能發於性情興物比類不戾詩人之旨者幾希在中國且然況在邊遠乎敬之外祖及菴閔公思平善詞學尤長於唐律與益齋愚谷諸公相唱和敬之朝夕侍側目濡耳染觀感開發而自得尤多道傳嘗見敬之之作詩其思之也漠然無所營其得之也充然若自得其下筆也翩翩然如雲行鳥逝其爲詩

也清新流麗殊類其爲人敬之之於詩道可謂成矣客曰然卒書以爲序

圃隱奉使藁序 丙寅

道傳十六七習聲律爲對偶語一日驪江閔子復（按子復閔安仁字）謂道傳曰吾見鄭先生達可曰詞章末藝耳有所謂身心之學其說具大學中庸二書今與李順卿攜二書往于三角山僧舍講究之子知之乎予既聞之求二書以讀雖未有得頗自喜屬國家設賓興科先生來自三角山連冠三場名聲藉藉予亟往謁則與語如平生遂賜之教曰聞所未聞後弃父憂榮

州居二季繼有母喪凡五季按提學公行狀曰至正丙午正月提學公卒是年十二月夫人禹氏卒此云奔父喪居二年繼有母喪凡五年兩處必有一誤先生送孟子一部朔望之暇日究一帋或半帋且信且疑思欲取正於先生喪畢還松京牧隱先生以宰相領成均倡性命之說斥浮華之習舉先生及李子安朴子虛朴誠之之當作夫金敬之充學官講論經學先生於大學之提綱中庸之會極得明道傳道之旨於論孟之精微得操存涵養之要體驗擴充之方至於易知先天後天相爲體用於書知精一執中爲帝王傳授心法詩則本於民彝物則之訓春秋則辨其道誼功利之分

吾東方五百年臻斯理者幾何人哉諸生各執其業
人人異說隨問講析分毫不差牧隱先生喜而稱之
曰達可豪爽卓越橫說竪說無非的當道傳間往聽
之不意孤陋所得往往默契焉獲被諸公薦側於學
官之列出入與俱自是從遊之久觀感之深雖曰知
先生甚悉非僭也先生之學日以長進詩亦隨之當
其少時志氣方銳直視無前故其言肆以達更踐旣
久收斂有加其爲侍從也獻納論思潤色王化故其
言典以則其見逐南荒也處憂患之中安義命之分
故其言和易平淡無怨悱過甚之辭其奉使日本也

涉鯨濤之險在萬里外國正其顏色修其辭令揚于
國美使殊俗景慕故其言明白正大無局迫沮挫之
氣 皇明有天下四海同文先生三奉使至京師益
其所見益廣所造益深而所發益以高遠渡渤海登
蓬萊閣望遼野之廣邈觀海濤之洶湧興懷敘言不
能自已於是有渡海宿登州公館詩蓬萊驛示韓書
狀尚質詩道龍山邐迤逾淮河登舟沿范光湖絕大江
至龍潭皆有題詠如客夜聞鶯等詩覽時物之變感
行役之遠潼陽驛壁鷹熊圖歌凜凜有生意憶宗誠
宗本圃隱二子則極慈祥之念憶陶隱三峯遁村則篤友

愛之情望北固山悼金若齋則不以存亡易其心厚之道也吊韓信主晦翁以明其非罪詠漂母以金易名不爲無報過卽墨責樂毅先負惠王徵顯闡幽之義也其皇都（舊本作朝誤）四首入京出京二絶鋪張　聖天子字小懷遠之仁功臣將相富貴尊安之榮與夫城郭宮室之巨麗人物之繁華無不備載採詩者以此陳於太史氏其爲　皇明之雅無疑矣其他酬唱題詠又皆高妙難可殫記道傳於洪武十八秊從先生賀天壽聖節今誦其詩卽其事想其地宛然在目詩可以觀不其信歟噫先生之學有功於後世先生

之詩有關於世敎如此寧不爲吾道重也此予所以不揆鄙拙樂爲之道因以及得於先生者託不朽焉

洪武十九年六月下澣序

送華嚴宗師友雲詩序（按友雲卽珠公號封齋生君）

華嚴宗師友雲乃侍中竹軒（金倫號）金公之子而侍中息齋（金敬直號）公其兄也幼投華嚴宗祝髮學覽首敎觀旣通過鴨綠江由遼瀋北入于燕都遂南遊江浙至吳會往返幾萬里所至尊宿許之儕輩推之拈示之偈留贈叙別之什盈於囊橐其聞善財之風而與起者歟及東還與其弟曹溪岑公俱有名大爲玄陵知

遇歷佳名刹旣老退休于鷄林之檀菴優游於山水間者五六年國家强起之住于大公山之符仁寺實巨刹也未幾茂邀至松京法王寺爲華嚴宗師扶樹宗風開悟後學僅一朞辭去甚切國家不得已從之韓山牧隱先生首爲歌詩贈其行諸公繼而和之者多矣其門人義砧以先生之命來徵序文道傳不敏烏能言哉惟金氏本三韓大族以詩書禮樂爲家庭之訓公之所養有素矣夫華嚴融法相爲一體達理事無二致公之學大矣遊歷諸方廣覽山川多閱人物公之得於觀感者深矣挾是三者焉往而不自得而

公委然其順頽然其歸泊然而無所求於世其行高矣安乎公退而人進之公去而人思之此諸公所以歌詩之意也而道傳亦敢以是爲序焉

陶隱文集序 戊辰十月

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詩書禮樂人之文也然天以氣地以形而人則以道故曰文者載道之器言人文也得其道詩書禮樂之教明於天下順三光之行理萬物之宜文之盛至此極矣士生天地間鍾其秀氣發爲文章或揚于天子之庭或仕于諸侯之國如尹吉甫在周賦穆如之雅史克在魯

亦能陳無邪之頌至於春秋列國大夫朝聘往來能賦稱詩感物喻志若晉之叔向鄭之子產亦可尚已及漢盛時董仲舒賈誼之徒出對策獻書明天人之蘊論治安之要而枚乘相如遊於諸侯咸能振英摛藻吟詠性情以懿文德吾東方雖在海外世慕華風文學之儒前後相望在高句麗曰乙支文德在新羅曰崔致遠入本朝曰金侍中富軾李學士奎報其尤者也近世大儒有若雞林益齋李公始以古文之學倡焉韓山稼亭李公京山樵隱李公從而和之今牧隱李先生早承家庭之訓北學中原得師友淵源之

正窮性命道德之說既東還延引諸生見而興起者烏川鄭公達可京山李公子安潘陽朴公尚東密陽朴公子虛永嘉金公敬之權公可遠茂松尹公紹宗雖以予之不肖亦獲側於數君子之列子安氏精深明快度越諸子其聞先生之說默識心通不煩再請至其所獨得超出人意表博極羣書一覽輒記所著述詩文若干篇本於詩之興比書之典謨其和順之積英華之發又皆自禮樂中來非深於道者能之乎皇明受命帝有天下修德偃武文軌畢同其制禮作樂化成人文以經緯天地此其時也王國事大之文

大抵出子安氏 天子嘉之曰表辭誠切今玆修歲
時之事渡遼瀋經一本作遷 齊魯涉黃河之奔放入 天
子之朝其所得於觀感者爲如何哉嗚呼季札適魯
觀周樂尚能知其德之盛子安氏此行適當制作之
盛際將有以發其所觀感者記功述德爲 明雅頌
以追于尹吉甫無愧矣子安氏歸也持以示予則當
題曰觀光集云

送 靖安君赴京師詩序甲戌

恭惟 殿下畏天事大克謹侯度罔或有違 天子
嘉之命親男以朝而 靖安君寔行乃以六月乙亥

殿下率羣臣拜表于壽昌宮儀仗分左右樂部道于前
送至于宣義門外都人父老塡溢街巷瞻望咨嗟皆
曰吾 君一遣子而萬民賴以安盍歌之俾後子孫
無忘也相與歌曰 天子之明兮吾 君之誠兮之
子之行兮爲斯民開太平兮門下侍郎成石璘繼其
歌而賦之侍中平壤伯已下諸大夫皆和焉分韻成
詩凡二十八篇以序文屬道傳辭不敏不獲曰 靖
安君天性聰敏學問夙成今玆內承 君父之命上
覲 天子之朝立王墀方寸地以近穆穆之光敷奏
詳明獲奉吾 君錫命而還在家爲孝子在國爲忠

臣是則　靖安君之所自期而諸大夫亦以是望之也若其時當炎暑雨潦相仍跋涉山川行役間關皆有感於中者而　靖安君不以是介于懷吁賢矣哉

三峯集卷之三

三峯集卷之四目錄

記

說

題跋

三峯集卷之四

奉化 鄭道傳 著

記

石亭記 以下二首錦南雜題

申公昌父介特人也其守有確然不可奪者嘗位於朝旣顯矣終以剛直不屈見忤權臣卽引退歸田里性愛石出外遇石稍異者輒致之家大者車載之其次馬駄之又其次使僕負之或腋之凡力可以致者無遺焉方者銳者博者狹者棄擲邐迤縱橫交錯有端重確實淸秀瓌偉如君子之德容者奇奇恠恠如

山林煙霞之士者諤諤翼翼如忠臣正色立朝論難利害者其他巉岈突怒如虎豹之拏者踸踔騰倒如羣羊戲觸者瑣瑣屑屑交首接尾如魚兒成隊者若此之類難可殫記公合而名其亭曰石亭曰磅礴於其中夏風扇淸秋月澄耀花草增姸霜雪愈寒皆石之助也然人徒知公之樂乎石而不知石之所以爲樂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公之守有確然不可奪者不屈權勢其介于石歟卽引退歸田里其不終日歟以道自樂無意外不測之禍其貞吉歟或者公之樂其出於此乎是可記已

消災洞記

道傳僨居消災洞黃延家洞卽羅屬部曲居平之地有寺曰消災故以爲名環洞皆山也而其北東則重巒疊嶺形勢相屬西南諸峯低小可以眺望又其南原野平衍樹林煙火茅茨十餘户乃會津縣也其名山水曰錦城山端重奇偉以據乎東北羅之鎭也曰月出山淸秀突兀以阻乎東南靈巖郡界也曰錦江由羅東南流過會津縣南西入海洞距海數十里其山嵐海瘴之氣中人肌膚病作無時然朝夕晦明氣象萬千亦可翫也洞中無異草木唯黃茅脩竹間於

松楠人家門户藩籬往往以竹代木其蕭灑清寒之狀使遠人亦樂而安之也居人淳朴無外慕力田爲業延其尤也家善釀延又喜飲每酒熟必先觴予客至未嘗不置酒日久益恭有金成吉者頗識字其弟天能談笑亦皆善飲兄弟同居有徐安吉者老爲僧曰安心高鼻長面容儀詭恠凡方言俚話鄉井閭巷之事無不記有金千富者曹松者其飲亦成吉又之流也日從予遊每得時土物必持酒漿而來盡歡乃去予寒一裘暑一葛早寢晏起興居無拘飲食惟意與二三學者講論之餘夤緣溪磵登降巖谷倦則休

樂則行其遇佳處徘徊瞻眺嘯詠忘歸或逢田父野老班荊而坐相勞問如故一日登後岡以望愛其西偏稍平夷下臨廣野遂命僕剔去榣翳構屋二間不翦茅不削木築土爲階編荻爲籬事簡而功約而一本無字而洞人皆來助之不數日告成扁曰草舍因居之噫杜子美在成都構草堂以居僅閱歲而已而草堂之名傳千載予之居草舍幾時予去之後草舍爲風雨所漂壞而已耶野火所延爇朽爲土壤而已耶抑有聞於後歟無歟皆未之知也但予以狂踈戇直見棄於時放謫在遠洞人遇我甚厚如此豈哀其窮而

收之歟抑長生遠地不聞時議不知予之有罪歟要
皆厚之至也予且愧且感因記其本末以致意焉

高麗國新作都評議使司廳記 己巳

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丙午殿下命臣道傳曰都評
議使實予相臣左右我寡躬者也當政之始而使司
廳適成爾宜記其顚末明示後世臣道傳拜手稽首
而言曰國家置門下府掌理典三司掌錢穀密直掌
軍旅各司其職有大事則會三府以議之謂之都評
議使司因事置罷盖周禮官聯之遺意也近來使司
專總衆職常置不罷其職任禮秩固已重於百僚矣

而無定署至是新作署宇門下賛成事臣禹仁烈評
理臣偰長壽臣金南得政堂文學臣金湊同知密直
司事臣柳和簽書密直司事臣李恬慈恵府尹臣俞
光祐實董其役焉凡削材摶瓦皆役雇直之徒而督
勤工繕經營於旬月之間民不知勞其巍然而據于
中者曰使司聽翼然而拱于左右者曰首領官廳首
領官郎古卿士之職也承以廊廡繚以垣墻以至廚
庖府藏無不周完矣殿下始以門下侍中臣沈德符
守門下侍中臣　李國諱爲判事三司則判事臣王
安德以下門下則賛成事臣鄭夢周以下爲同判事

密直則判事臣金(舊本作全)士安以下爲使正其名稱使司之任益重矣唐以他官帶同平章事者得爲宰相卽其制也臣道傳亦濫以庸疎同判使司而命臣以記文臣不敏何足以言哉語曰能近取譬臣請卽此廳而言之堂宇譬則君也樑棟譬則相也基譬則民也基當(基當舊本作堂基)堅厚樑棟當安峙然後堂宇得以固緻矣樑棟上以承其宇下以藉其基猶宰相奉君父而撫民庶也書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此之謂也入此廳者視其宇思所以奉吾君視其基思所以厚吾民視其樑棟思所以稱吾職可也古之善相天

子者有若咎夔房杜其在列國有若叔向公孫僑皆名相也雖有天子列國之殊所以順天時遂民生奉君上理庶官則其職一也咎夔不可尚已房以謀杜以斷叔向以直公孫僑以惠盖非謀事不集非斷事不成非直民不服非惠民不懷若數子者亦善其職矣然猶有所未盡也必若先儒眞西山之論相業曰格君曰正已曰知人曰處事然後可也夫格君者亦自正而已身既正矣須有知人之明處事之方乃可濟也幸今國祚中興明良相遇上以誠待下下以誠事上此東方一盛際也爲相臣者宜各自勉以副登

庸之意則使司之設其庶幾矣於是乎記

求仁樓記

世之極遊觀之樂者必窮山水之幽深涉原野之曠漠疲精神勞筋骨然後得之亦不過快目前之景恣一時之玩而已樂極而罷俯仰之間惘然成陳跡猶如昨夢之無有其或得之幾甸之間如裴晉公之綠野堂謝太傅之別墅誠亦難矣或在晩年懸車之後或在國步危急之秋後之好事者不能不爲之浩歎也惟吾尹公逢國家閒暇之時以妙年入中樞參機密卜地得城東南隅構草屋以居有山蓊然包乎其

外有泉泠然出乎其中又起新樓于屋之東曰邀賓客觴詠樓上蓋不離將相之位而翛然有幽人出塵之想不出户庭之間而悠然得山水遊觀之樂所謂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者寧不信歟孔子又曰仁者樂山請以求仁名是樓若夫仁道之大與其求之之方當在自勉焉他日對子必刮目矣

君子亭記

吾黨有達官者其風儀挺然而秀發志操卓爾而不羣君子人也一日開新亭于松樹之下邀諸公而觴之請予亭名予指松而語之曰彼其蒼然其鬚偃然

其形則君子之德容也窮冬冱寒風饕雪虐衆卉摧折而亭亭後凋盛夏炎熱石鑠金流生物憔悴而鬱鬱不變是則君子固守其節不爲貧賤之所能移威武之所能屈也請名是亭曰君子可乎大抵古人之於草木愛之各以其性之所近靈均慷慨之士故取蘭之香潔靖節恬退之士故取菊之隱逸以是觀公之所愛則其中之所存蓋可知矣抑登是亭者果有磊磊落落不苟合於時世者乎確然自持不受變於流俗者乎則此亭之樂豈公之所獨有當與諸公共之矣諸公曰諾於是乎書

二樂亭記 乙亥

殿下定都之明年分命親臣往治州郡盖以軍民爲重也宗盟門下左政丞平壤伯門下右政丞上洛伯與諸同盟餞之于新都之南登所謂二樂亭行者念及王事之靡盬其經營四方之志爲如何居者勉之以使命之重其丁寧相贈之意又如何而眷戀惜別之情江山臨眺之興交相感矣則其叙言也有不能自已者於是屬予爲文記之予曰二樂亭乃義安伯別墅也有峯屹然立于漢江之中構亭其上以爲遊觀之所諸山端重如仁者以静自守江水通注如智

者動而不括宜君子之所當樂也至若雲烟掩曖於原野之外鷗鳥上下於沙洲之際樹木陰翳清風自至景物之美至矣伯以王室介弟寄與山水間亦賢矣哉雖然諸公當草創之時庶事未遑憂勞盡瘁且不暇於樂矣昔范文正公登岳陽樓歎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予亦以爲待諸公戮力王室底定生民功成謝事然後尊俎杖屨翱翔於此亭之上恣心志之娛樂極江山之形勝更爲諸公賦之

景福宮

臣按宮闕人君所以聽政之地四方之所瞻視臣民之所咸造故壯其制度示之尊嚴美其名稱使之觀感漢唐以來宮殿之號或沿或革然其所以示尊嚴而興觀感則其義一也 殿下即位之三年定都于漢陽先建 宗廟次營宮室越明年十月乙未親服袞冕享 先王先后于新廟宴羣臣于新宮蓋廣神惠而綏後祿也酒三行命臣道傳曰今定都享 廟而新宮告成嘉與羣臣宴享于此汝宜早建宮殿之名與國匹休於無疆臣受命謹拜手稽首誦周雅旣醉以酒旣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請名新宮曰

景福廣覽　殿下及與子孫享萬年太平之業而四方臣民亦永有所觀感焉然春秋重民力謹土功豈可使為人君者徒勤民以自奉哉燕居廣廈則思所以庇寒士凉生（凉生舊本作生凉）殿閣（一本作閣）則思所以分清陰然後庶無負於萬民之奉矣故併及之

康寧殿

臣按洪範九五福三曰康寧蓋人君正心修德以建皇極則能享五福康寧乃五福之一舉其中以該其餘也然所謂正心修德在衆人共見之處亦有勉強而為之者在燕安獨處之時則易失於安佚而懈戒

之志無至於怠矣而心有所未正德有所未修皇極不建而五福虧矣昔者衛武公自戒之詩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武公之戒謹如此故享年過九十其建皇極而享五福明驗已然蓋其用功當自燕安幽獨之處始也願殿下法武公之詩戒安佚而存敬畏以享皇極之福聖子神孫繼繼承承傳于千萬世矣於是稱燕寢曰康寧

延生殿　慶成殿

天地之於萬物生之以春成之以秋聖人之於萬民

生之以仁制之以義故聖人代天理物其政令施爲一本乎天地之運也東小寢曰延生西小寢曰慶成以見 殿下法天地之生成以明其政令也

思政殿

天下之理思則得之不思則失之蓋人君以一身據崇高之位萬人之衆有智愚賢不肖之混萬事之繁有是非利害之雜爲人君者苟不深思而細察之則何以別事之當否而區處之人之賢否而進退之自古人君孰不欲尊榮而惡危殆哉親近匪人爲謀不臧以至禍敗者良由不思耳詩曰豈不爾思室是遠

而一本作爾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思之於人其用至矣而是殿也每朝視事於此萬幾荐臻荐臻一本作輻輳皆稟殿下降勅指揮尤不可不之思也臣請名之曰思政殿

勤政殿　勤政門

天下之事勤則治不勤則廢必然之理也小事尚然況政事之大者乎書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又曰無敎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舜禹之所以勤也又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之所以勤也人君之

不可不勤也如此然安養既久則驕逸易生又有諂諛之人從而道之曰不可以天下國家之故疲吾精而損吾壽也又曰既居崇高之位何獨卑屈而勞苦爲哉於是或以女樂或以遊畋或以玩好或以土木凡所(一本所下有以字)荒淫之事無不道之人君以爲是乃愛我(一本無我字)厚不自知其入於怠荒漢唐之君所以不三代若者此也然則人君其可一日而不勤乎然徒知人君之勤而不知所以爲勤則其勤也流於煩碎苛察不足觀矣先儒曰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此人君之勤也又曰勤於求賢

遂於任賢臣請以是爲獻

隆文樓　隆武樓

文以致治武以戡亂二者如人之有臂不可偏廢也

蓋禮樂文物燦然可觀戎兵武備整然畢具至於用

人文章道德之士果敢勇力之夫布列中外是皆隆

文隆武之至庶見　殿下文武並用以臻長久之治

焉

正門

天子諸侯其勢雖殊然其南面出治則皆本乎正蓋

其理一也若稽古典天子之門曰端門端者正也今

稱午門曰正門命令政敎必由是門而出審之旣允而後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僞無所托矣數奏復逆必由是門而入審之旣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闔之以絶異言奇邪之民開之以來四方之賢此皆正之大者也

青石洞宴飮記

六月甲申天使黃公等還京師侍中平壤伯侍中上洛伯與諸公送至于金郊驛日中而返時當炎暑火雲甚熾堂吏張幕于青石洞溪邊爲避暑也諸公據胡床坐水流其下風自四至身夷神曠脫然若沉痾

去體高管噭舊本作激嗥流觴再匝諸公相與凞然而樂未幾平壤伯遽曰樂則樂矣無已過乎道傳曰宰相之職勞矣衆責萃其身百慮縈一本作營其心以致氣鬱志滯雖明且智未免或有所遺失也故稗諶謀鄭國之政必至於野益於閒靜之中而得之也然則宣其堙鬱之氣道其滯塞之志其必有助之者乎諸公曰子之言是也然平壤伯偶因送客至此一見諸公之樂遽戒其過是又不可不識也於是乎書

說

李浩然名字後說 按李原齡避辛旽之禍竄負其父唐晝伏夜行隱于永川

旽誅始還改名與字
李崇仁作名字說

客問曰李君原齡更名集字浩然何也李君盖嘗困於憂患豈懲其平日而有所改歟予曰否不然也李君義士也凡事苟自外至者舉不能動其中况改平日哉李君憂患我知之當逆旽用事時君之鄉人有爲旽門下舊本脫下字者君不義其所爲大忤其意將害之君避之南方携老扶幼野處草食風霜雨雪之所侵盜賊虎狼蟲蛇之患飢寒凍餓憂勞窮厄凡所謂人所苦者方叢于一身而君之志不小衰是其中必有所養者存故於憂患之來其安之以義也若泰山

之重人不見其動轉其去之以勇也若鴻毛之於燎原之火泯然無跡其愈困而愈堅其志也如精金良玉雖有烘爐之鑠沙石之攻而其精剛溫潤之質愈益見也非中有所養者能然乎由是言之李君之要名字蓋將識其養之素而守之固以加勉之也謂是爲困於憂患懲其平日而改之云者非知李君者也客曰聞命矣其所養者與養之之方何如今李君集其名字浩然是本於孟子之言也近星山李氏爲李君名字序甚詳且明奚容贅焉然不可孤問意強一言之夫所謂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凡物之盈於

兩間者皆得是氣以爲之體故在鬼神爲幽顯在日
月星辰爲照臨軋之爲雷霆潤之爲雨露爲山岳河
海之流峙爲鳥獸草木之所以蕃其爲體也至大而
至剛包宇宙而無外入毫芒而無內其行也無息其
用也無所不周而人則又得其最精者以生故其在
人耳目之聰明口鼻之呼吸手之執足之奔皆是氣
之所爲本自浩然無所欠缺與天地相流通此則李
君之所養者而其養之也又非私意苟且而爲也舍
之不可也助之不可也必有事焉集義而已矣噫是
氣流行之盛雖金石不可遏入水而水不濡入火而

火不熱觸之者碎當之者震烈而莫能禦禦況吾旣得最精者以生而又養其最精者於吾身之中以爲之主則向所謂人所苦者皆外物之生於是氣之餘者又安能反害於吾之最精者哉此吾斷然以爲李君中有所養而無所改於憂患而無疑者也客唯唯而退書以贈李君爲名字後序一本作說

無說山人克復樓記後說以下五首錦南雜題

艅艎按艅艎羅州廢屬縣趙生璞袖克復樓記來示予曰此記乃無說山人所作樓在湧珎寺夫人之所貴乎樓觀者以其登高望遠遊心騁目窮山川引風月以資遊

觀之樂而已於學也無與焉今玆樓以克復名何取於樓哉予曰否不然也人之憂樂係之心而發之於所遇之境彼其心有係於憂者雖遇山川之勝風月之美適足以爲之傷感也零陵之山南方之最秀者也而逐臣(一本作者)以爲囚岳陽之樓天下之壯觀也而遷客以爲悲苟失其本心則無往而不感感也雖有樓觀豈得而樂哉若夫克去己私以復天理則其心豁然與天地同其大萬物同其和浩浩蕩蕩隨所遇而皆樂故有以簞瓢陋巷而不改其樂者顔子之克復也要之惟其仁而後能樂其樂也其以克復名樓

得其本哉

景濂亭銘後說

謙夫卓先生茂於光州別墅鑿池種蓮築土池中爲小島構亭其上日登以樂益齋李文忠公命其亭曰景濂蓋取濂溪愛蓮之義欲其景慕之也夫見其物則思其人思其人則必於其物致意焉感之深而厚之至也嘗謂古人之於花草各有所愛屈平之蘭陶潛之菊濂溪之於蓮是也各以其中之所存而寓之於物其意微矣然蘭有馨香之德菊有隱逸之高則二子之意可見且濂溪之言曰蓮花之君子也又曰

蓮之愛同予者何人夫以其所樂與人共之聖賢之用心也而嘆時人之莫已知以俟後來於無窮苟知蓮之爲君子則濂溪之樂庶乎得矣然因物而得聖賢之樂亦豈易言哉黃魯直曰周茂叔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程子曰自見周茂叔毋令尋仲尼顔子樂處所樂何事自是唫風咏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道傳私竊以爲景濂有道須要識得灑落氣象有與點之意然後可以言至於忠公之銘曰鈎簾危坐風月無邊一句截斷古人公案安得一登其亭與謙夫同參

答田父

寓舍卑側隘陋心志鬱陶一日出遊於野見一田父厖眉皓首泥塗霑背手鉏而耘予立其側曰父勞矣田父久而後視之置鉏田中行原以上兩手據膝而坐頤予而進之予以其老也趨進拱立田父問曰子何如人也子之服雖敝長裾博袖行止徐徐其儒者歟手足不胼胝豐頰皤腹其朝士歟何故至於斯吾老人生於此老於此荒絶之野窮僻瘴癘之鄉魑魅之與處魚鰕之與居朝士非得罪放逐者不至子其負罪者歟曰然曰何罪也豈以口腹之奉妻子之養

車馬宮室之故不顧不義貪欲無厭以得罪歟抑銳意仕進無由自致近權附勢奔走於車塵馬足之間俯喃於殘盃冷炙之餘脅肩諂笑苟容取悅一資或得衆皆含怒一朝勢去竟以此得罪歟曰否然則豈端言正色外示謙(一本作廉)退盜竊虛名昏夜奔走作飛鳥依人之態乞哀求憐曲邀橫結釣取祿位或有官守或居言責徒食其祿不思其職視國家之安危生民之休戚時政之得失風俗之美惡漠然不以爲意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以全軀保妻子之計偷延歲月如見忠義之士不顧身慮以赴公家之急守職敢

言直道取禍則內忌其名外幸其敗誹謗侮笑自以
爲得計然公論諠騰天道顯明詐竆罪覺以至此乎
曰否然則豈爲將爲帥廣樹黨與前驅後擁在平居
無事之時大言恐喝希望寵錫官祿爵賞惟意所恣
志滿氣盛輕侮朝士及至見敵虎皮雖蔚羊質易慄
不待交兵望風先走棄生靈於鋒刃誤國家之大事
否則豈爲卿爲相狠愎自用不恤人言佞已者悅之
附已者進之直士抗言則怒正士守道則排竊君上
之爵祿爲已私惠弄國家之刑典爲已私用惡稔而
禍至坐此得罪歟曰否然則吾子之罪我知之矣不

量其力之不足而好大言不知其時之不可而好直言生乎今而慕乎古處乎下而拂乎上此豈得罪之由歟昔賈誼好大屈原好直韓愈好古關龍逄好拂上此四子皆有道之士或貶或死不能自保今子以一身犯數忌僅得竄逐以全首領吾雖野人可知國家之典寬也子自今其戒之庶乎免矣予聞其言知其爲有道之士請曰父隱君子也願館而受業焉父曰予世農也耕田輸公家之租餘以養妻子過此以往非子之所知也子去矣毋亂我遂不復言予退而歎之若父者其沮溺之流乎

錦南野人

儒家者流談隱先生居錦南一日錦南野人有不聞儒名者來見先生謂從者曰吾儕野人鄙不遠識然吾聞居乎上治國政曰卿大夫居乎下治田曰農治器械曰工治貨賄曰商賈獨不知有所謂儒者一日吾鄉人讙然相傳儒者至儒者至乃夫子也不知夫子治何業而人謂之儒歟從者曰抑所治廣矣其學之際天地也觀陰陽之變五行之布日月星辰之照臨察山嶽河海之流峙草木之榮悴以達鬼神之情幽明之故其明倫理也知君臣之有義父子之有恩

夫婦之有別長幼朋友之有序有信以敬之親之經之序之信之其達於古今也自始有文字之初以至今日世道之升降俗尚之美惡明君汚辟邪臣忠輔言語行事之否臧禮樂刑政之沿革得失賢人君子之出處去就無不貫其趨向之正也知性之本乎天命四端五典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統其中而非空之謂也知道之具於人生日用之常包乎天地有形之大而非無之謂也於是辨佛老邪遁之害以開百世聾瞽之惑折時俗功利之說以歸夫道誼之正其君用之則上安而下庇其子弟從之則德崇而業進其

窮而不遇於時則修辭以傳諸後其自信之篤也寧見非於世俗而不負聖人垂教之意寧窮餓其身顚躓困戹而不犯不義以爲是心之羞愧此儒者之業而夫子之所欲治也野人曰侈哉言也其無乃誇乎吾聞諸吾鄕之老曰無其實而有其名鬼神惡之雖有其實自暴於外則爲人所怒故以賢臨人則人不與以智矜人則人不助是以君子愼之子從夫子遊而其言若是夫子可知已其不有鬼惡必有人怒乎嗚呼而夫子殆矣吾不須見懼及也奮袖而去

家難

自予得罪竄逐南荒毁謗蠭起口舌譸張禍且不測
室家慞惶使謂予曰卿於平日讀書孜孜朝饔暮飧
卿不得知室如懸磬甁石無資幼穉盈堂呼寒啼飢
予主中饋取具隨時謂卿篤學立身揚名爲妻子之
仰賴作門戶之光榮竟觸憲網名辱跡削身竄炎方
呼吸瘴毒兄弟顚踣家門蕩析爲世僇笑至於此極
賢人君子固如是乎予以書復子言誠然我有朋友
情逾弟昆見我之敗散如浮雲彼不我憂以勢非恩
夫婦之道一醮終身子之責我愛非惡焉且婦事夫
猶臣事君此理無妄同得乎天子憂其家我憂其國

豈有他哉各盡其職而已矣若夫成敗利鈍榮辱得失天也非人也其何恤乎

題跋

李牧隱送子虛詩序卷後題 按子虛朴宜中字號貞齋

道傳奉閱牧隱先生送子虛詩序至其稱子虛曰縝密精切一毫不盡歉然如不得未嘗不一日三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其道體之妙充塞天地貫徹古今其所以流行發見者無一息之間斷而在於人則方寸之間虛靈不昧莫非此道之體與天地周流而無間惟是氣質有偏物欲蔽此心之靈不能無

操捨收放之時而道之本於吾心見諸日用之間者於是乎有晦明絶續之幾也是以君子之心兢兢業業惟恐一毫之未盡而窒天命之流行無一動之敢慢所以協天行也無一息之敢息所以順天時也學者而求至於此豈有他哉亦存一毫不盡欿然如不得之心目充是心而廣之則其戒懼乎不覩不聞之前致謹乎隱微幽獨之際者自不容已日用之間眞有以見天理之流行果無一毫之不盡而心亦無所欿然廣大寬平自有不可形容之樂矣抑嘗竊念是道也雖非窈冥恍惚之物而其所以爲微妙者不可

以泛濫求也雖在乎常日用之間而其所以遠大者亦不可以卑近得也唯其高明卓絕之士潛深篤至之資然後可與有爲而亦有所達矣是吾道之興衰在於人才而天下之才自古以爲難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牧隱先生主盟吾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有憂於此其亦久矣今稱達可則曰豪爽卓越子虛則曰縝密精切蓋亦樂得英才深喜之之辭也古人於斯文之興衰未嘗不推之於天而以得人爲難今二子之遇先生天也先生之得二子亦天也先生曰斯文之興子虛旣與其始當與子虛終之是天也吾數

人者聽命於天而已此其所喜者甚至而所期者亦遠矣二子勉矣哉

讀東亭陶詩後序 錦南 雜題

自晉至今千有餘年世喜稱淵明爲人予以爲論其世誦其詩則其人可知當南北分裂之際干戈相尋民無寧日內亂將作王室將傾此義人志士有爲之時而淵明則歸去田園而已及觀其詩乞食貧士怨詩飲酒等篇但不勝其憔悴無聊姑託酒以遣耳得稱於後世者如此何歟杜子美曰陶潛避世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韓退之讀醉鄉記

以爲阮籍陶潛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所託而逃焉者也二子爲世名儒善論人物而其言如彼則予之惑滋甚今得東亭先生陶詩後序曰憔悴於飢寒之苦而有悠然之樂沉冥於麴蘖之昏而有超然之節伏以讀之不覺歎息曰噫此所以爲淵明也雖去千載之遠如聞其謦欬而接見其容儀也且其憔悴於飢寒之苦沉冥於麴蘖之昏者跡也外也有悠然之樂超然之節者心也內也在外者易見在內者難知宜後學未能窺其藩籬也向者韓杜之言特託而言之耳先生曰不然也淵明生

於衰叔之世知其時之不可爲高蹈遠引養眞衡茅之下塵視軒冕銖看萬鍾雖衣食不給而悠然樂以忘其憂及乎宗國旣滅世代遷易一時之輩相招仕進若吾淵明則不然拳拳本朝之心如靑天白日不事二姓隱於詩酒之中其高風峻節凛乎秋霜之烈不足比也至於其詩當憂則憂當喜則喜當飮酒則飮酒其曰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則其飢寒之苦爲如何哉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則其悠然之樂又如何也其曰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又曰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豈非於沉冥之中而有超然之

節乎蓋淵明之樂不出飢寒之外而其節亦在沉冥之中也何也知淵明不義萬鍾之祿甘於畎畝之中則飢寒乃所以爲樂也託於麴蘖終守其志則沉冥乃所以爲節也不可以內外異觀也道傳曰命之矣退而書之

題蘭坡四詠軸末 按蘭坡淸川伯李居仁自號

予在松京日詣先生之室左右無他物惟琴書在床傍置小盆植松竹梅蘭於其中翫而樂之予惟世俗之於松竹於梅蘭但見其蒼蒼而已粲粲猗猗而已亦知其妙有會於此心者乎方其霜雪靄天火雲爍

空鬱彼松竹挺然獨秀陽德之所鍾也冰崖石裂衆卉摧地梅蕚始敷盈盈馥馥春意之盎然也至若露曉月夕有香泠然觸于鼻端是則蘭之爲物稟陽氣之多而其馨香之德可比於君子者也蓋陽者原之通天地之生意也草木雖微生意發育與此心生生之理周流無間先生之樂其有得於此乎先生之於草木愛之篤而養之勤如此况人與我同類而至貴者乎况志同氣合如雲之從龍者乎今玆觀察于慶尚也推是心而廣之將使斯民遂其有生之樂熙熙然如草木之得時雨也無疑矣

題漁村記後 婁漁村孔俯號

可遠權先生爲孔伯共一本作恭下同作記宛然畫出一漁村伯共以朝士號漁村志其樂也伯共不惟樂之於心而又發之於聲舞酒酣歌漁父詞非宮商非律呂而高下相應節奏諧協蓋出於自然者也夫樂漁村者伯共也樂伯共之樂者可遠也道傳聽伯共漁父詞讀可遠漁村記有悠然而會於心者謂予能樂二子之樂亦可也嗟乎俯仰此身滄海一粟當與二子浮雲乎斯世虛舟乎江湖竟不知樂之者誰也嗚呼徵哉三峯鄭道傳宗之書于江月亭

蘭坡四詠後說跋

道傳嘗爲蘭坡詠松竹曰方其霜雪霏天火雲爍空鬱彼松竹挺然獨秀自以爲句語(句語舊本作語句)頗工後聞挺字乃蘭坡家諱(按蘭坡大人文簡公名挺)思欲改之而難其字閱諸獨谷獨谷微吟古人竹詩曰屹然風霜表邑照乾坤寒兮卽於言下領其意以屹易挺雅健(一本作捷)可誦於是表其得於獨谷者俾世之獨學而自以爲是者知有以洗其陋而袪其惑因以自勉焉

題眞贊後

右眞贊二篇陽村權可遠所作也不揚之貌奚足以

辱先生之筆哉而其言有過當者予甚愧焉然從遊旣久則相觀亦浹矣其有不可誣者乎崔氏眞贊乃畫外傳神也於是誌之以示子孫耳

三峯先生眞贊　權近

溫厚之色嚴重之容瞻之如仰高山卽之如坐春風觀其睟面而盎背者可以知和順之積中也此言其容貌

光焰萬丈氣吐長虹方其窮而其志不挫及其達而其德益崇是其胸次浩然而自得者必有因其集義以充之者也此言其氣像

好善之篤處事之通寬弘若河海之廣信果若蓍龜之公則其局量規模之大又非汚僻固滯者之所可得而同也此言其材器

若夫性理之學經濟之功闢異端以明吾道之正仗大義以佐興運之隆文垂不朽化洽無窮眞社稷之重臣而後學之所宗也此言其學問事業文章

慶淑宅主眞贊按慶淑宅主郎公夫人崔氏隰之女

事君子順而義教兒孫慈而厲待親族惠而周撫婢僕嚴而恕是雖出於天質之美其亦有得於以德而相與者乎

傳

鄭沉傳 錦南雜題

鄭沉羅州人也仕州爲戶長善騎射不事家人生產洪武四年春以全羅道按廉使命奉濟州山川祝幣航海而去與倭賊相遇衆寡不敵舟中皆懼議將迎降沉獨以爲不可決意與戰射賊應弦而斃賊不能逼及矢竭沉知事不濟具袍笏正坐賊驚謂曰官人也相戒莫敢害沉自投水以死而舟中人皆降賊死者惟沉而已其鄉人皆惜其死之不幸而愚其果於自死也鄭先生聞而悲之爲之作傳且曰嗟乎死生

固大矣然人往往有視死如歸者爲義與名也彼自重之士當其義之可以死也雖湯鑊在前刀鋸在後矢石注於上白刃交於下觸之而不辭蹈之而不避豈非義爲重死爲輕歟果有能言之士述之於後著在簡編其英聲義烈照耀人耳目聳動人心志其人雖死有不死者存焉故好名之士甘心一死而不以爲悔今夫沉之死也國家不得知又無能言之士爲之記述以垂於後則沉之忠義與水波而俱逝矣吁可悲也且以子路之賢結纓之事人以爲難沉一鄕曲吏耳而知降賊之不義雖在急迫之時能不失其

正具盛服待死賊人見之凜然莫敢犯則其忠壯之
氣有以折服頑兇之心矣賊旣不能害勇於自裁投
之不測之淵無一毫汚染從容就義慷慨殺身雖古
人不及也此皆出於天質之美又非好名之士有所
爲而爲者比也忠義之烈如此而世無知者雖在鄕
黨不過惜其死之愚耳嗚呼誠使人無死則人道滅
久矣當寇敵脅降之時忠臣非死何以全其義當疆
暴侵逼之時烈女非死何以保其節人遭難處之事
能不失其正者幸有一死焉耳以今言之倭寇作患
將三十年于玆族姓士女多被虜掠甘爲僕妾而不

辭甚者爲之行諜指道視其所爲曾徇鵝之不若而不以爲愧無他畏死故也其視沉之死爲如何哉且在平居之時閭人行義常自激昂策勵思效其萬一至於一朝親履其變畏恸恐懼奪於利害偷生負義者皆是況不知其死之爲義而以爲愚乎況其死泯滅而不傳乎嗚呼操行之難而名姓翳然又爲時俗所侮笑者豈獨沉哉此傳所以作也

行狀

高麗國奉翊大夫檢校密直提學寶文閣提學

上護軍榮祿大夫刑部尚書鄭先生行狀

本貫安東府奉化縣

考檢校軍器監 均

祖秘書郎同正 英粲

曾祖戶長 公美

先生姓鄭諱云敬字 早喪母養於姨母家年一本無年字甫十餘自奮于學入榮州鄉校升福州牧鄉校初至諸生易之及課每捷魁州牧皆器重之從舅氏翰林安狀原名奮母之兄來開京學問日進遊十二徒有名諸生中大爲翰林劉公名東美門下贊成事謹齋安公所稱賞稼亭李公與爲忘年交聞東方山水之勝

約先生往觀焉先生欣然不遠千里徒步從之至寧海府因留而(一本無而字)讀書凡數年又與故諫議大夫尹公(名安之)讀書三角山一覽輒記通大義卽止丙寅月中司馬試至順元年十月宋天逢榜登同進士二年正月除尚州牧司錄有誣龍宮監務贓罪者按廉命先生按之至龍宮見監務不問而還曰吏之貪汚雖曰惡德非才足以弄法威足以畏人者不能濟今監務老耄不能任人何畏而行賂乎使(一本使上有按廉二字)果知其誣歎曰近來官吏皆以苛察爲能司錄誠長者也州人有宦者得幸天子奉使來入州欲加先

生以非禮先生卽棄官去吏士號哭于道官者慚懼夜追至龍宮郡血顙謝請還三年四月入典校爲校勘四年三月注簿閏八月郎階(一本作皆)兼都評議錄事時院使張海奉御香使國家命先生爲接伴錄事使愛江陵妓與之偕先生入啓事妓與使共席坐自若先生叱下之使慍怒已而慰諭先生醜之辭還五年九月遷三司都事六年十月除通禮門祇候至正原年六月典儀注簿階皆承奉郎二年八月加德直郎弘福都監判官三年 月出知密城郡事時宰相趙永暉以密人有負債者託御香使安祐移文本郡徵

之先生寢其事不行密侯吏見使馳入金海府以不及郊(一本無郊字)迎答府使奔還與長吏入白金海府使無故見辱今不從命辱且不測先生不聽一邑危之使入郡禮畢問前有移牒如何先生曰密入苟有負債者趙自徵之非相公所宜問使怒令左右圍之先生正色曰今郊迎舞蹈奉迎天子之命何以罪我相公不布德音以惠遠民敢爲是與使詘而止及代先生以公幹在外不入郡卽去密入以月俸所當入贐行夫人不受四年九月還福州牧判官戶長權援嘗同遊鄉校下車之夕持酒肴求謁先生召與坐飲酒

謂曰今與若飮酒不忘舊也明日有犯法判官不汝貸也州僧正於甕川驛路爲賊所害性命僅存驛吏見之問其故僧正曰予賣布若干疋入某人家見糞田役人飮酒到某處見人耘田去許多步有人自後厲聲曰我耘田者呼與語不應何也未及對卽擊之奪布而去吏扶入人家未幾死吏執耘田者告于牧耘田者服罪獄成時先生自外還曰殺僧正者恐非此人牧使曰已服矣先生曰愚民不忍鞫問之苦恐怖失辭耳牧使曰公明處此吾不知也先生問糞田主曰吾聞汝饗役人之日僧正出有言及僧正布者

毋隱耆其田主白有一人在座曰曾正布可充酒價於是拘其人及其妻以來置其人外先鞫其妻曰吾聞某月日而夫歸汝布若干疋渠謂從何得之妻白某月日夫以布歸曰借布者還之問其人借一本借下有布字者誰覈其人辭屈伏罪狀使邑人驚問之先生曰大抵盜賊秘其蹤跡唯懼人知其曰我耘田者詐也五年　月入爲三司判官六年十月拜奉善大夫書雲副正是年冬充賀正使書狀官朝燕京時奇氏寵專宮掖中貴多東人持酒饌來饋頗倨傲先生正色曰今日之饋爲舊主也中貴愕然曰教我矣子大秀才

也七年三月成均司藝十二月加奉常典校副令直寶文閣知製敎八年二月出按楊廣道九年十月按交州道風采所臨州郡肅然其按楊廣也稼亭請掃先塋歸韓州先生造謁焉笑語如布衣時先生醉臥顧稼亭曰吾等可謂達矣稼亭曰予位四宰然猶有居上者在子僅得按廉秩四品敢言達乎先生曰盍思東遊時乎稼亭大笑十年四月典儀副令十一年正月典法摠郞獄無冤滯按麗史本傳曰轉典法摠郞恭愍即位以云敬與佐郞徐浩守法不爲權貴所撓召入內殿賜酒尚書玄慶言曰兩宮寢殿地禁甚嚴今外人出入無制宮殿司門官寺之職今使忽赤守之視事之時陛衛宜謹今左右如市奏事未了已洩於外掌刑之官不可昵

近今鄭云敬徐浩賜酒寢殿皆戾古制王然之十二年九月又出爲全州牧使借奉順大夫判典校寺事時春夏之交旱甚上官日大雨吏民悅前此有僧娶妻居家一日出外被傷死山路其妻狀訴于牧無證久不决先生上官其妻又來訴卽鞫其妻妻有所私者妻曰無之但鄰有無妻男嘗戲妾曰老僧死則事諧矣於是卽拘其男及其一本無其字母以來置男外鞫其母曰某月日而子爲在家歟出外歟母曰是日男自外而來曰予困矣與友人飮酒醉卽問其男所與飮酒者爲誰其男辭屈果殺僧者也時有一本無時有二字御香使盧某驁橫甚所至

陵辱守令疾馳入州罪以不及郊迎先生引禮不屈
卽日棄去父老號哭使亦愧服留之不得後累有朝
命竟不赴丙申七月召爲中散大夫兵部侍郎掌武
班銓選注擬平允九月奉西海道察訪兼軍須之命
時當兵興之初糧餉爲急先生輸粟數十萬（一本萬下有斛字）期月事集國家督諸道引西海爲辭至正十七年
二月加中大夫秘書監寶文閣直學士四月存撫江
陵兼朔方道採訪使朔方州郡久沒女眞疆域未分
兵革遽起人民流散先生辨疆域制民産不失土宜
民以爲便父老數百人狀薦于朝至今稱之七月除

大中大夫十八年二月以本職知刑部事訟事有自都評議使下先生謂宰相曰式序百官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宰相事也至於法守各有司存事事皆由廟堂是侵官也訟者輻湊先生聽之初若不經意者及兩造俱訟剖析精當勝屈皆稱其平玄陵嘉之十九年三月超授榮祿大夫刑部尚書二十年冬玄陵南巡先生追至忠州上謁玄陵大悅引見慰勉之二十三年七月除奉翊大夫檢校密直提學寶文閣提學上護軍從其便也二十五年冬謝病歸榮州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乙巳病卒于家壽六十二附葬

于先墓之域在榮州治東十里是年冬十二月十八日夫人禹氏卒按圃隱奉使藁序曰吾父喪榮州居二年繼有母喪凡五年兩說必有一說附之榮州士族散員淵之女也先生平日不事家産於世利淡泊如也客至必置酒夫人不計有無隨空饌具以順親賢友善之意焉男三人曰道傳壬寅科進士今爲宣德郎通禮門祇候按公乙巳爲通禮門祇候而此曰今爲通禮門祇候可疑曰道存道復皆讀書女一人適士人黃有定成均司藝瑾之子也孫二人津澹一本作泳皆幼男道傳謹狀

墓表

廉義之墓

有原至正二十六年高麗檢校密直提學鄭先生卒于榮州之私第其年正月乙巳葬于榮州按鄭尚書卒於丙午正二十三日乙巳而此曰其年正月乙巳葬榮州兩說必有一誤治東十里附先塋也友人星山宋密直福州權檢校相與議曰生則字以表其德没則謚以著其節古也然爵不應謚則朋友謚之若陶淵明之稱靖節徐仲車之稱節孝是也先友鄭先生早擢顯科揚歷華秩可謂達矣而家無宿貲妻子未免飢寒處之淡如也其廉矣乎於朋友少有患難以身任救恤之責非其義雖有公卿之勢視

之蔑如也其義哉於是題其墓曰廉義先生

祭文

哭潘南先生文 幷序○此下二首錦南雜題○按辛禑乙卯朴公尚東與公請却北元使遂得罪杖流道死

噫乎先生乎先生之生也人疑之先生之死也人益疑之俗讀貝利口其巧如簧時尚詭隨其柔如韋先生不然簡默無言先生守正不與時推移小人以此疑先生爲訥爲曾簡贅附勢無人不是利祿所在擧世爭趨先生不然寧餓死溝壑而吾不苟得寧終身卑賤而吾不妄求此爲善雖在傭丐之微好之如芝蘭

彼為惡雖在趙孟之勢疾之如仇讎小人以此疑先生為迂為妄當其死也人皆畏死而重生蒙恥冒辱迭出哀鳴先生不然吾義之安於死也寧觸虎狼之口吾不負義以求活也吾身可殺也吾道不可屈也小人以此疑先生之戇也君子則曰先生之有道也可以尊主庇民而不得行於世先生之有學也可以貫穿古今而不得信於人義色凜然而群小以慍忠言直切而上不以聞以此疑先生命之戾而時之屯也先生之為善也可以福祿不終而不得享其壽可以遺慶後嗣而不得保其身以此疑先生之不幸也

予則以爲彼之疑皆非也皆不知先生者也道之行不行時也死生禍福非在已(舊本作器)者也先生於此將何爲哉行吾義而已矣先生之生也吾信之先生之死也吾益信之先生不與貪鄙者同貴不與姦佞者同生則其死乃所以保其身其不貴乃所以爲榮也而又何疑乎然則何哭乎哭斯民之不被先生之澤也哭吾道之無所託也哭吾輩之無所取則也非哭死也爲生者哭也哭曰

嗚呼先生兮已而已而丁時不淑兮人莫我知閔時世之嶮巇兮不忍默默以無言曾微軀之幾何兮擴

抑河海之狂奔遭漂溺而莫救兮竟僨其生人以此議先生兮幸得狂名我苟得其所兮中心孔寧惟賢達之卓軌兮亮愚昧之難明吾卑輩負義以偷活兮徒遑遑其疇依嗟面目之有靦兮內包羞而懷悲嗚呼九原如可作兮惟吾先生之與歸

謝魑魅文 并序

會津多大山茂林僻近於海曠無人居嵐蒸瘴泄易陰以雨其山海陰虛之氣草木土石之精薰蒸融結化而爲魑魅魍魎非人非鬼非幽非明亦一物也鄭先生獨坐一室晝永無人或時投策出門負手遐觀

則山川糾紛草木相接天陰野暝滿目蕭然陰氣中人支體沉困於是還入其室煩鬱悶憒眊倦極就睡低頭瞑目若寐非寐向之所謂魑魅魍魎之屬相與揶揄(揶揄一本作揄揶)嘎嚶往来歘翕有若喜者有若悲者有若笑者以跳踉衝冒偃仆蕩倚先生厭其煩聒又惡不祥擧手驅去去而復来不勝其怒高聲大叫則忽然而覺因(一本作悶)以形消跡滅廓爾無物先生神悸氣恐如有所喪久而後定凝神靜慮肅氣細息假寐而坐復有其物援朋引類纍纍而至若前所爲先生曰爾陰物與我不同類曷爲而来且爾曷爲而悲曷爲

而喜笑乎語訖若有進而言者曰通都顯邑第宅相
望冠盖日遊人之所居也幽陰之墟荒絶之野魑魅
之所滋也子来即我耳非我卽子也何以去我子不
量力觸諱犯忌見黜明時玆非可笑歟力學篤志徑
行直遂終罹禍謫無路自明亦可悲已伏陰處幽世
莫我知而子之學鉤深探賾無微不窮而得相從於
荒陬裔壤之中是則可喜也且子不得齒於平人見
放在遠遇子者目動語子者心怵皆搖手却立掉臂
背行惟我等喜子之来與之從遊今以非類斥之舍
我其誰與為友哉先生於是愧其言且享其意謝以

文辭曰

山之阿兮海之陬天氣霾陰兮草木以幽曠無人以獨居兮舍爾吾誰與遊朝出從兮夕共處或歌以和兮春復秋旣違時而棄世兮曷又何求躚躚草莽兮聊與爾優遊

祭文僖公文 代人作○按文僖公卽柳淑公之座主代淑之子密直副使實作此文○乙丑

嗚呼有昊天之德而不能報有罔極天之憾而不能釋 按恭愍戊申柳淑論辛旽杖流旽縊殺于靈光郡 不肖孤所以痛心而泣血也而又行高於一世而不能紀功在於王室而不能

白則不肖孤尤得罪於名教也惟我先考當玄陵潛邸之日間關萬里身負羈絏及王之位東還于國入掌樞機昵侍帷幄從容參贊多所裨益變故相仍禍亂屢作不避危險苦心焦力以濟艱難此功在王室者也間言一入抽身而出泥塗其軒冕弊屣其爵祿欣然若將終身無纖芥之形於辭色至於死生之際確乎有不可奪之節其行可謂高於一世矣自先考之逝日月倏忽至十有八年之久而誌墓之石始刻不肖孫稽緩之罪不以是而免也而先考之行之功幾泯而復存豈非幸之萬一哉卜于吉日埋此碑石

先考有知歆我明酌

策題

會試策

問自古言善治之道者必有成法以爲持守之具其所以養國脉淑人心傳祚累世者皆由於此不可不愼也若稽有虞秩宗典禮士師明刑成周宗伯掌禮司寇掌刑以致雍熙隆平之治其詳可得而言歟其命官也同其列職也等禮與刑果無輕重歟至漢叔孫通制禮蕭何定律亦何所本歟緜蕞之儀識者譏之畫一之法得淸靜寧壹之效唐太宗制貞觀禮書

布之中外又聽任德不任刑之說有貞觀太平之盛
是漢之治由於刑法而唐之治本於德禮也先儒曰
漢之大綱正唐之大綱不正者何歟所謂德禮者非
大綱乎恭惟 主上殿下以聰明之德勇智之資應
天順人肇造丕基不以勢位爲高而常懷雍雍肅肅
之敬慈祥惻怛之念謹禮恤刑之本於是乎立矣爰
命攸司考古今禮典之文而損益之譯朝廷須降之
律而開曉之禮可謂定而刑可謂明矣然其喪祭之
制果合於先王之舊而無淫祀浮屠之雜歟其制軍
也果得蓄將教兵之法而武備不至於弛歟謂宴享

得鹿鳴和樂之意婚姻得附遠厚別之義而無習俗之陋可乎貪墨非不戢也奸亂非不禁也而作姦犯科者或有之其故何歟豈有司不體吾 君之意視禮刑爲文具而奉行之未至歟抑承前朝紊亂之餘弊習已甚而未易革歟伊欲俾斯禮秩秩乎其文繩繩乎其典上自 宗廟朝廷下至閭巷鄉井粲然有文以相接懽然有恩以相愛俾斯刑井井乎其可辨也鑿鑿乎其可行也上不避乎貴勢下不陵乎柔弱期至於無刑同歸于至治其道何繇諸生以明體適用之學待有司之問久矣其悉著于篇

殿試策

王若曰惟予寡昧荷 祖宗積累之德膺臣民推戴之心獲登寶位任大責重罔知攸濟良用惕然仰惟前代是憲期致小康稽之於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又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則宜若無所事事矣其曰不遑者何歟自古爲人君者莫不以勤勞得之逸豫失之然徒知其勤而不知所以爲勤其弊也失於苛察而無補於治矣然則人君之所當勤者抑何事歟予每當聽政惟恐一事之或廢然萬幾至繁何以辨其當否而處之無

失歟孜孜訪問惟恐民情之欝於下何以使聰明益廣而無所蔽歟至於修令惟恐反汗而不行何以合於公理而使民懷服歟子大夫講明經學博古通今其必有能言是者矣毋泛毋略悉心以對予將採擇而用之矣

銘

竹窓銘并序○以下二首錦南雜題

三峯隱者見彥暢父李先生問曰子號竹窓然乎夫竹其心虛其節直其色經歲寒而不改是以君子尚之以勵其操至於詩以興君子生質之美學問自修

之進則其所托者深矣古人之取於竹非一敢問所安先生曰未也無甚高論且竹春宜鳥其聲高亮夏宜風其氣清爽秋冬宜雪月其容灑落至於朝露夕煙晝影夜響凡所以接乎耳目者無一點塵俗之累予於是早起盥漱坐竹窓凈几焚香或讀書或彈琴有時撥置萬慮默然危坐不知吾身之寄於竹窓也噫先生之樂不在竹但得之心而寓之於竹耳請以是銘之

有闕其窓有欝者竹君子攸宇其貞如玉左圖右書閱此朝夕不物於物維樂其樂

河浩甫字銘 并序

謗ㅣ河公字浩甫求其銘於三峯隱者隱者曰物之在天地間何莫非是氣之所發見然其至切而易見者莫如水水之行也流通而不息其勢也滔滔汩汩浩然而莫能禦其至也必放乎海而後已是孰使之然歟易曰天一生水其生也最先其去本也未遠郎水之所以爲浩然者乃氣之浩然也公字浩甫其取於水歟取於氣歟觀公所樂與所養可知也銘曰

氣烏乎養義也水烏乎樂智也智圓而義方斯其所以爲君子也歟

贊

趙政丞 浚 眞贊

於惟我 后迺有重臣重臣伊誰趙公惟賢志存經濟拯世之屯手扶日轂昇于中天功在王室澤被生民雖古名相莫能或先惟公之心惟公之眞與國匹休於千萬年

又

其挈之也儼然嶽峙澄然淵渟其卽之也溫然玉潤藹然春陽執其狀之炳煥丹青功高開國位冠端揆其事君也堅確之節夷險不貳其愛民也生育之心

三峯集卷之四